

特价版

少年精品书库

文·学·欣·赏·篇

大林和

小林



张天翼◎著

内容提要

大林和小林是两兄弟。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他们的父母死了，他们就离开家到外边去找生活。他们走到半路上碰到了妖怪，被妖怪冲散了。小林落到一批坏蛋手里，经历了种种困难，终于和他的小伙伴们逃了出来，跟着火车司机学习开火车。大林一心想发财，给一个大富翁做了儿子，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最后终于饿死在金元堆里。

这本书是张天翼同志在解放以前写的。张天翼同志在这个故事里，用辛辣的讽刺揭露了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耻和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同时也写了劳动人民为了追求光明而顽强不屈的斗争。

大林和小林

第一章出门遇险

从前有一个很穷很穷的农人，和他的妻子住在乡下。他们都很老了，老得连他们自己都说不上有多大岁数了。有一天，他们忽然生了两个儿子。这个老农人非常快活，叫道：

“我们有了儿子了！我真想不到这么大年纪还生儿子。”

他妻子也很高兴。她说：

“我们一定得给他们取两个好名字。”

取个什么名字呢？老头儿可没了主意。他想，翻《学生字典》罢，翻到什么字就取什么。

一，二，三！一翻，是个“菜”字。大的叫“大菜”，小的叫“小菜”么？

“哼，我们饭都吃不上，还‘菜’呢！”老头自言自语。

第二次翻，是个“肥”字，也不合式。

翻来翻去总找不到适当的字。这老头儿就这么翻了一晚。到快天亮的时候，这老头拿着锄头走出门去。外面太阳照着树林，这老头儿高兴地叫：

“好了，就取个树林的‘林’罢。”

名字就给取定了：大的叫大林，小的——当然叫小林。

过了十年，老农人和他的妻子死了。临死的时候，他们对大林和小林说：

“家里什么也没有，你们应当到外面去做工。我们死了之后，你们可以把我们抬到后面小山上。山上的乌鸦会来给我们造坟墓。然后你们就带着应用的东西去找活儿吧。”

大林和小林就把他们父母的尸体抬到了山上。他们刚下山，树上的乌鸦们忽然一齐飞起来，一面哇哇地叫，一面去衔了土，给这两位老人堆成了一坐坟。

“哥哥，”小林对大林说，“我们快去收拾东西吧。我们早点出门去。”

他们回了家，把一小袋米背到背上，又拿一个麻布袋子，把他们的破衣裳，粗饭碗，都装到了袋里，他们这就出了门。

大林说：

“向哪里去呢？”

他们想起没有妈和爸了。他们又不知道要走哪条路好。他们都坐在地上哭起来。

四面是山，是田，是树，都是别人的。他们不知道要在哪里落脚。他们怎么办呢？天也晚了。太阳躲到山后面睡觉去了。月亮带着星星出来向他们眨眼。

大林和小林还哭着。哭呀哭的，太阳睡了一觉醒来了，又从东边笑眯眯地爬出来。

小林揩揩眼泪说：

“你还哭不哭？我想不哭了。”

“好，我也懒得哭了。走吧。”

两个人都认不得路。他们只是向前面走着。走了许多时候，他们带着的一点儿米已经吃完了。

“东西都吃完了，怎么办呢？”大林说。

“我们休息会儿，再找东西吃。好不好？”

他们于是在一坐黑土山下面坐下来。

大林看看口袋，叹了一口气：

“我将来一定要当个有钱人。有钱人吃得好，穿得好，又不用做事情。”

小林反对道：

“嗯，爸爸说的：‘一个人总得干活。’”

“因为爸爸是穷人呀。财主老爷就不用干活。爸爸说的：‘你看有田有地的可多好！’”

“妈妈和爸爸都是穷人，妈妈和爸爸都是好人。可不象财主老爷。”

“可是，有钱人才快活呢，”大林大声说。“穷人一点也不快活，穷人要做工，要……”

突然有个很大很大的声音，象打雷似地叫起来：

“要什么？要吃掉你们！”

大林和小林吓得摔了一交。他们的口袋也吓得发了一阵抖。是谁说话呀？没有一个人。

兄弟俩彼此抱了起来，脸上的汗淌得象下雨似的，四条腿儿打着战。他们四面看看，可是什么也没看见。

大林问：

“究竟是谁说话？”

“不知道呀。”

可是过了会儿他们就知道了。过了会儿，他们眼前的黑山忽然动了起来……

“地震！快逃！”小林叫。

两个人刚要跑，那坐山动呀动的陡地站了起来！

啊呀，是个怪物！——人不象人，兽不象兽。

这个怪物原来在这里睡觉。他们还以为他是一坐黑山呢。怪物现在站直了，眼睛象一面锣那么大，发着绿光。他伸出他那长着草的手来抓大林和小林。他要吃他们！

真不幸，大林和小林一定会给怪物吃掉了！

大林想道：

“我们妈和爸都没有了，粮食也吃完了。又没田地又没钱，什么都没有。就让怪物吃了吧！”

小林可非常着急。他想逃是逃不掉的。因为怪物手长，你即使跑了很远很远的路——比如说，三里吧，他也能一手抓到你。

怪物知道有东西吃了，他笑着看着大林和小林。小林问：

“一定得吃我们么？”

“不吃你们也可以，可是你们得送我几件珠宝。”

“什么珠宝？我们看都没看见过。”

“哈哈，那对不起了！”

小林低声对大林的耳朵说：

“我们逃吧。”

“他追得上呢。”“那么我们分两头跑吧。他准一个也追不上。”

一，二，三！大林向东跑，小林向西跑。

怪物要追大林，又想要抓住小林。东跑几步，西跑几步，就一个也没追着。

大林和小林都逃掉了，只有麻袋还丢在地上。怪物实在饿了，就拾起麻袋吃了下去。可是嘴太大，麻袋太小，麻袋给塞住在牙齿缝里。他拔起一棵大松树来当牙签，好容易才剔出来。

他想：还是再睡吧。

月亮已经出来了。月亮象眉毛似的弯弯的。

怪物伸个懒腰，手一举，碰在月亮尖角上，戳破了皮。他狠狠地吐了口唾沫：

“呸，今天运气真不好！”

第二章国王的法律

小林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跑进了一个山谷里。他回头一看，怪物没追上他，他才停下来。喘气喘得要命。他叫：

“哥哥！哥哥！”

可是他马上记起，哥哥是和他分两个方向跑的。现在哥哥不知道跑到了哪里。他抹抹眼泪，打算要哭，可是太疲倦。他就在草地上躺下来，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月亮出来了。小林眼角上挂着的泪珠闪闪地发光。

小林睡了两个钟头，就有两个绅士走过他面前。

一个绅士是狗，叫做皮皮。那一个是个狐狸，叫做平平。他们俩都穿得很讲究，平平戴着的那顶帽子尤其漂亮，好象是银子打的。皮皮对平平说：

“今天我运气可好呢。今天我捡到了一口皮箱。”

“皮箱里有些什么？”平平问。

“你再也猜不到：皮箱里是满满一箱子苍蝇。”

“捡到一箱子苍蝇，似乎也不算什么。”平平说。平平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绅士。

皮皮叫道：

“那么平平先生，你说要捡到什么东西才算希罕呢？”

“依我看来，顶好能捡到一个人。”

“这也不难，我准有这个好运气。”

他们谈着谈着，就走到了小林身边。

皮皮一看见小林，就高兴得跳起来，叫道：

“平平先生，平平先生！我说过，我一定能捡到一个人。哈哈，果然！你瞧！”

平平搔搔腮巴，羡慕地看着皮皮。

皮皮的力气可真大，只把小林的衣领一提，就把小林提了起来。

“平平先生，你看这个人值几个钱一斤！”

小林还没有睡醒，咕嘟着：

“我还要睡呢。你们哇啦哇啦吵什么？”

皮皮大笑起来：

“什么，你说我们吵醒你么？哈哈，我捡起你来了，你就是我的东西了！”

小林吃了一惊，完全醒过来了。啊呀不对，又是不幸的事！“什么，我好好地睡觉，干你什么事呀？”

“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是我捡起来的。”皮皮说。

“你捡起了我，我就是你的东西了么？”

“当然。你不信，你问他。”皮皮指指平平。

平平对小林鞠个躬，把他的耳朵一直鞠到地下，雪白的耳朵上粘上了许多黄土。他说：

“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这么一个规矩：谁拾到了什么东西，这东西就是他的。皮皮先生既然拾起了你，你就不可否认地是皮皮先生的东西了。”

小林揉揉眼睛，瞧瞧皮皮，又瞧瞧平平，说道：

“我可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规矩！”

皮皮说：

“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我们的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我既然拾起了你，你就归我。要不然，你出一千块金砖给我，我可以放你自由。”

小林用力地挣扎着。可是有什么用也没有。皮皮的力气很大，使劲地抓住小林不放。

小林嚷开了：

“我不是你的！我也没金砖给你！我不相信有这样的法律，我不服！”

“我和你去问问人，看有这个法律没有。好不好？”皮皮问。

“行！我和你去问国王！”

“好，我们走吧。”

他们开步走。皮皮还是抓住小林。小林说道：

“皮皮先生，你抓着我走，我真谢谢你。我正很疲倦呢，叫我自己走可走不动。”

皮皮虽然力气大，可是提着小林走了几里路，手也提酸了，他只好抓得轻一点。

小林恭敬地说：

“皮皮先生，你提不动了？我自己走吧。”

“好吧。”

等皮皮手一放，小林就飞跑了。

平平大吃一惊，耳朵竖了起来，帽子就朝天飞去，一直飞到天上，挂在月亮的角尖上了。

他急得哭起来。

“啊呀，我的帽子！”

他的好朋友皮皮没有工夫去管别人的帽子。皮皮只是想要抓住小林，他就拚命追。皮皮跑得比小林还快，因为他本来是猎狗出身。果然，皮皮先生的手离小林只有一尺远了。

真糟糕！皮皮先生的手又向小林靠近，现在只有五寸远了。

“小林，快呀，快快跑呀！”小林对自己打气。

可是皮皮先生的手高小林只有一寸远了！

天上的月亮也跟着小林跑，尖角上挂着平平的高帽子，被风吹得摇晃晃的。

最后，皮皮的手搭在小林的肩上了。皮皮先生一把抓住了小林。

小林就说：

“算你跑第一吧。”

“小林，不管四七二十八，我和你问国王去，究竟你是不是我的东西。”这位狗绅士把小林拖回来。那个挂着银色帽子的月亮也跟了回来。

平平还哭着，张大了红眼看月亮角上的帽子。他说：

“怎么办呢？”

皮皮不耐烦地说：

“哭什么！等到月亮元起来，就挂不住帽子了。你等半个月不就得了么？”

平平哭丧着脸：

“好，那么再见吧，你们先走。我在这儿等着。”

皮皮和小林于是向京城走去。两个钟头之后，他们到了京城门口。

皮皮敲城门。

“开城门，开城门！”他叫。

那位国王正要睡下，听见敲城门，就皱起眉毛来：

“这么半夜还来敲门！谁呀？”

“我！”

国王没有法子，只好起来开城门。国王年纪很老了，很长很长的白胡子拖到了地上，走路走得一不留心，他就会绊

住自己的胡子摔交。这时候国王手里拿一支蜡烛，慢慢地走到城门口，拍跣就摔了一交，蜡烛也息了。

“哎哟！”国王哭起来。

皮皮等得不耐烦，叫道：

“啧啧！你这个国王！为什么还不来开门呀？”

“好，就来就来。等我把蜡烛点上。唉，真麻烦！”

一小时以后，国王开了城门。

“什么事？”国王问。

皮皮对国王鞠一个躬说道……

不对，我说错了！原来皮皮先生还没有开口，小林就抢着说了，他说得很快，他说：

“我在地上睡觉。后来这个皮皮先生来了。后来这皮皮拾起了我。后来皮皮先生说我是他的东西。后来我不服。后来我们来问你这个国王。”

“后来呢？”国王问。

“后来敲城门。后来你这个国王摔了一跤。后来你这个国王哭了。”

国王脸红起来：

“我可没有哭！”

皮皮又鞠一个躬：

“国王您说，皮皮拾得了小林，小林就是皮皮的东西了，法律上不是有的么？”

小林大叫：“不对！”

“别嚷！”皮皮说，“我们问国王吧。国王，您给我们判一下。”

国王一面把胡子用手托着，一面说道：

“皮皮的话不错，小林是皮皮的东西……”

“我可不信！”小林嚷。

“你不信也不行。”

国王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本法律书来，放到蜡烛下翻着，翻了老半天翻出来了。国王道：

“小林，这是我们的法律书，你看：‘法律第三万八千八百六十四条：皮皮如果在地上拾得小林，小林即为皮皮所有。’”

有什么法子呢，国王的法律书上规定的呀。

皮皮问小林：

“怎么样？”

“好，跟你走吧。”

可是小林非常恨国王。小林说：

“你这个国王一定哭过了。

“不怕羞。

一个红鼻头。

一条牛。

一条狗。

一缸油。”

皮皮摇摇头：

“这一首诗可不大高明。”他又向国王鞠躬：

“国王，谢谢您。”

皮皮这就把小林拖走了。国王刚要关城门，可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叫住了皮皮：

“皮皮，你们要是遇见了馄饨担子，就叫他挑到我这儿来，我要吃馄饨。”

“是。”

“要是没有馄饨担子，卖油炸臭豆腐的也行。”

“是。”

“皮皮，你要是遇见了那些担子，你先给我付了钱吧。”

“是。”

第三章拍卖

月亮带着平平的帽子向西走下去，太阳从东边吐出红光来，红里面带着金色，照着树林美丽极了。

皮皮和小林走到了一座城里。

小林问：

“你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

“带到我的店里。”

“给你做工么？”

“你别问。你既然是我的，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

小林想道：

“妈妈爸爸都死了，哥哥也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我又变成了皮皮先生的东西。吓，真糟糕！”

想着想着，小林非常伤心起来。

他们走到了街上，皮皮就叫：

“马车！”

一辆马车飞跑了过来。皮皮拉着小林上了车，皮皮自己也坐上去，对马车夫说：

“回去！”

马车就开走了。小林很疲倦，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他梦见妈妈和爸爸坐在他旁边，大林拿糖给他吃。小林笑了起来，一把拉住大林：

“哥哥！”

“怎么叫我哥哥？”

小林糊涂起来，说道：

“怎么？你不认识小林了么？”

他更使劲地拽住大林。大林推开了他：

“好好地睡吧，拽住我做什么！”

小林可就醒来了，原来小林拽住的是一个狗绅士。小林还是什么都没有。小林是做了一个梦。于是他哇地哭了起来。

那位绅士又把小林拖下马车：

“别哭了，已经到了。”

这是一条非常热闹非常热闹的街，街两旁都是极讲究的店铺。

皮皮把小林带到了一家最大的店里。这家店的招牌是：“皮皮商店”。门口画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狗头，头上带着发光的黑帽子，领上有一个美丽的领结。

他们俩走进店去，店里的人都对皮皮鞠躬。店里的经理叫做鳄鱼小姐。她长着一双小眼睛，一张大嘴。她的皮肤又黑又粗又硬，头发象钢针一样。这位鳄鱼小姐总以为自己很漂亮。她预备将来跟世界上顶美丽的王子结婚。她每天要在脸上拍四百八十次粉，烫两回头发。她脚上穿着顶贵的丝袜和跳舞鞋，可是腿子很短。

鳄鱼小姐一看见皮皮回来，就赶快拿出一面象月亮那么大小的圆镜子，对着镜子在脸上拍粉，然后跑到皮皮先生身边来：

“皮皮先生，您办好了货了么？办了些什么货？”

皮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合子来，说道：

“这是一箱苍蝇。”又指指小林说，“哪，还有一个小林。”

鳄鱼小姐就拿一张纸写着：

“苍蝇一箱。

小林一个。”

这位小姐把小林带到里面去，把小林关在一间很大的货仓里。这仓里堆满了货，什么都有。有猫，有手巾，有糖，有小林，有镜子，有鸡旦，有铅笔，还有许许多多用的吃的东西。

小林在货仓里住了三天。每天要吃饭的时候，鳄鱼小姐就带他出来吃饭，饭后又带他到花园里散步。

有一天吃过午饭，鳄鱼小姐带小林到花园里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少年男子在门口走过。鳄鱼小姐忽然放下小林，去追那个少年。那个少年可没命地逃跑了。鳄鱼小姐没追上，一个人跑回来，哭了一场。

“你为什么追他？”小林问。

鳄鱼小姐说：

“我爱他呀。可是不爱我。他本来在皮皮商店办事的，他怕我爱他，怕得哭鼻子，哭了一个星期，就逃走了。我追不上他。今天我又没追上他。”

说了又哇地哭起来。哭完了就把小林带回货仓。

到第五天，他们把小林装进一只桶里。这只桶里除了小林之外，还有一瓶墨水，一盒火柴，一片饼干，一张画片，一个铁球。于是他们把这桶子抬到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一排一排的放着几千几个桶，都是货物。

“干么呀？”小林问。

“要把你卖掉。”皮皮说。

“好，谢谢你。”

下午三点钟，鳄鱼小姐把铃子摇起来，就有许多人到这院子里来了。他们都是来买东西的，挤来挤去地坐在椅子上。

皮皮对他们叫道：

“各位！现在皮皮商店要拍卖这许多货。货色都是最上等的。喂，注意！现在要卖第一桶了。第一桶里，有小林一只，墨水一瓶，火柴一盒，饼干一片，画片一张，铁球一个，都是好货色。看各位肯出什么价钱。”

买东西的人就哇啦哇啦叫起来。

“我出一分钱！”

“我出两分钱！”

“十个铜子！”

“十二个！”

“五分钱！”

“六分！”

“六分半！”

“六分七厘五！”

“七分！”

有一个满脸绿胡子的男

子站起来说：

“我出一毛钱，一毛钱！”

皮皮先生叫道：

“好了，卖给你。小林，你以后是这位四四格先生的东西了。”

原来这个绿胡子叫做四四格。

鳄鱼小姐走来对小林说：

“再会呀，小林。小林别忘了我呀。”

“我才忘不了呢。”

皮皮先生也走来对小林说：

“再会呀，小林。别忘了皮皮呀。”

小林答道：

“我也忘不了。”

四四格先生就把小林一挟，坐上了一辆绿色马车。

小林问：

“你带我去做什么？”

“做工，做工。”

“做什么工？”

“什么工都要，都要做。”

“给钱么？”

“不给，不给。”

过了一会，小林又问：

“你说起话来，为什么一句话要说两遍？”

四四格摸摸绿胡子，答道：

“因为我的鼻孔太大了，太大了。说起话来鼻孔里就有回声，有回声。”

第四章足刑

他们坐的马车停下来了。

四四格也开着一家很大的公司，比皮皮商店还要大。门口有一块半里路长的招牌。

咕噜公司：咕噜公司
本公司专制各种珠宝，珠宝，
珠子，玉，金银，还有金刚钻，金刚钻！
都好极了，好极了！真好，真好！

“你瞧见了这招牌没有，牌没有？”四四格问小林。

“瞧见了。”

“对了，对了。那你就得在我公司里做工，里做工。你如果偷懒我就打你，打你。”

咕噜公司有八百个女孩和男孩做工，他们都是制造珠子和金子和银子的。小林呢，绿胡子老板叫他制造金刚钻。制造金刚钻的人可少极了，连小林只有三个人。

四四格对小林说：

“你早晨三点钟起来，替我到厨房里去把我的早饭拿来，早饭拿来。然后你给我剃胡子，剃胡子。然后你去做工，做工。然后休息一秒钟，一秒钟。然后再做工，再做工。然后再休息一秒钟，一秒钟。然后再做工，再做工。然后到了晚上十二点钟睡觉，睡觉。然后三点钟起来，给我到厨房里去把我的早饭拿来，早饭拿来。然后你给我剃胡子，剃胡子。……”

小林就忙极了。三点钟起来，天当然还没有亮，只有月亮站在窗子外面望着小林。小林就得给四四格拿早饭。四四格早饭要吃五十斤面，一百个鸡蛋，一头牛。小林拿这些东西真拿不动。幸得有个朋友帮助他。这朋友叫四喜子，也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也是制造金刚钻的。

等四四格先生吃过了早饭，小林就给四四格剃胡子。原来四四格的绿胡子天天要长的。三点半钟剃了，到四点钟又长得象昨天一样长了。四四格告诉小林：

“要是我的胡子不天天剃，天天剃，恐怕要比全世界还要长呢，长呢。”

给四四格剃了胡子，小林就去做金刚钻。小林到四四格的秘密地窖里，从一个漆黑的地洞拿出一些象泥土一样的东西来，就放到一个桶里去搅。搅上三天三夜，流下十几身汗，就制出一百颗金刚钻。每一颗金刚钻可以卖十万块钱。四四格当然很阔气很阔气的了。

小林虽然这么苦，可是四四格还常常打他。只要小林看一看别处，打一个呵欠，四四格的鞭子就“拍！”打到背脊上。四四格一天到晚老拿着鞭子。无论谁都得挨打。

有一天，小林很努力，造的金刚钻比平日多，四四格非常高兴，给了小林一个铁球玩。四四格还说：

“今天你的工作很好，很好。我给你一个铁球奖励你，奖励你。可是你

平日做得不好，不好。可见你平日不努力，不努力。你平日为什么不努力呢，不努力呢？可见你这个人坏，人坏。坏的人是要挨打的，打的。我今天还是要打你，打你。”

于是小林又挨了一顿打。

这么着过了许多日子。如果要把这许多日子的事都说出来，这故事就太长太长了。现在我们只要翻开小林的日记，就可以知道这许多日子里的事。

星期五。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六。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星期日。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一。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星期二。起来拿早饭。后来剃胡子。后来做工。后来挨打。后来我哭了。后来睡。

到了一个月，小林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小林悄悄地问四喜子：

“为什么把汗流到泥土里，就变成金刚钻呢？”

“我不知道。”四喜子说。

“金刚钻为什么这么贵呢？有什么用呢？”

“我不知道。”

小林低声说：

“泥土是我们掘的，汗是我们流的，桶子是我们搅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卖金刚钻了。”

四喜子想了一想，说道：

“是呀。”

“四四格为什么可以拿去卖钱呢？”

“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制造金刚钻的孩子叫木木。木木说：

“那我们拿去卖罢。”

“同意！”

小林问：

“要是四四格知道了，他会不会打我们？”

四喜子又想了一想，说道：

“我说不会。我们可以对四四格说：‘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卖掉，你管不着！’”

这天他们三个人都不睡，他们三个人拿了几颗金刚钻，溜到了市上。

木木就吆喝着：

“一二三，卖金刚钻！”

一二三，卖金刚钻！

价钱公道，每颗只要五万！”

有一位老太太走了过来：

“少一点行不行？”

四喜子说：

“五万够便宜的了，奶奶！”

老太太摇头：

“太贵，太贵。”

老太太就走了。走了几步，她又打回头，拿起一颗金刚钻细细地看了一会，忽然她嚷了起来：

“这是假的！”

小林不服了：

“怎么是假的！”

“你们是什么公司的？为什么没有商标？”

“这是我们自己造的。”

说呀说的有一个巡警跑过来了。这个巡警有四只眼睛。巡警一把抓住木木和小林和四喜子：

“你们这批小鬼是不是咕噜公司里的？”

“是的。”

巡警把他的四只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好，你们竟把咕噜公司的金刚钻偷出来卖！跟我走！”

“什么偷出来卖！这是我们自己造的！”

“不管，跟我走！”

他们三个人正想要逃走，那个巡警已经拿出一根绳子把他们三个绑起来了。

巡警把他们带到一个官儿面前。这位官儿是个狐狸，是平平的弟弟，叫做包包。包包的脸是黑色的，身子也是黑色的。包包说：

“你们为什么要偷金刚钻出来卖？”

“我们没有偷，这些金刚钻都是我们自己造的。”

“是呀，我可长得很美丽。所以你们偷了东西，就得罚你们。”

小林大叫道：

“我们刚才说我们没有偷，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包包点点头道：

“不错，我已经到御花园去过了，大家都称赞我美丽。我既然很美丽，所以你们到这里来了，我就得罚你们。”

小林小声问四喜子：

“这个官儿说话干么那么奇怪？”

“我不知道。”

木木问包包：

“你凭什么罚我们？什么理由？”

包包又点点头：

“是呀，我已经吃了两只鸡，一只兔子，这么着就非罚你们不可。并且又因为月亮上挂着的帽子，已经掉到地上来了，所以我要把你们关起来，关一个星期。你们下次不准偷东西！”

四喜子正要说话，那个四眼巡警就把他和小林和木木抓去了，给关到了一个房间里。

小林说：

“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

四喜子哭了，一面说：

“我不知道。”

这时候，四四格不见了小林和四喜子和木木，他就大发脾气。四四格手里的鞭子呼呼地响：

“呼呼，我要打人！呼呼，我要打人！”

四四格对鞭子道：

“别多嘴，多嘴！我自然知道，知道！找到了他们我总得结结实实打他们一顿，他们一顿！”

过一会四四格知道了他们出的事，四四格就跑到了包包那里。

“包包先生，先生。你把他们三个人关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谁给我做金刚钻呢，钻呢？请你别关他们，用别的法子罚他们吧，他们吧。”

包包说：

“可以。”

包包就叫人把他们三个放出来。包包在一张纸上写着：

“罚足刑。”

要罚他们足刑了。足刑是什么呢？不知道。小林想，这足刑大概是用鞭子打脚。打可不怕，他们都挨打挨惯了。巡警把他们三个带到一个房间，门口有一块牌子：

足 刑 室

那些巡警把小林他们三个绑起来，再把他们的鞋子和袜子都脱去，就开始上“足刑”了。

足刑并不是用鞭子打，是……啊呀，不得了，可真难受极了！原来是……啊呀！可真难受！

小林叫：

“啊呀，不行不行！这么着可不行！”

四喜子也叫着：

“放了我呀，放了我呀！哎哟！”

木木脸上都是眼泪：

“啊呀，真要命！轻一点吧，轻一点吧！啊呀啊呀！”

现在我趁他们不叫的时候说出来吧。足刑是什么呢！原来是——搔脚板！他们三个都给绑得紧紧的，一动都不能动。巡警们就用手在他们脚板上很重地搔着。他们都痒得要命，难过极了，又挣不脱。三个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出了眼泪。他们三个人又想哭。

搔脚板搔了一个钟头。

后来四四格把他们三个带回去了。四四格拿着鞭子，说道：

“你们这么可恶，可恶，偷我的金刚钻去卖，去卖。今天我要狠狠地打你们，打你们！”

拍！拍！拍！

这次挨打比平常还重，他们三个都给打得皮破肉绽，血一条一条地流了下来。三个人嚷着，哭着。小林想起没有了妈妈和爸爸，又没有了大林，他

就哭得更伤心了。

四四格打累了，才住了手：

“便宜了你们，你们。现在去做金刚钻去，钻去！”

他们的腿子都给打得走不动了，就一拐一拐地走去。

拍！又是一鞭。

“快点！”

第五章小林的力气

到了冬天了，冷起来了。

太阳怕冷，穿上一件很厚很厚的衣服，因此太阳也不大有热气了。

小林和四喜子和木木睡在一个小房间里，垫着稻草，盖的也是稻草。他们都冷极了，做金刚钻的时候，手冷得发僵。小林因为太冷，连牙齿上也生了冻疮，又胀又痒又痛，难受得很。小林说话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得碰着牙齿上的冻疮，——啊哟，可真痛！

有一天，小林正要睡，忽然有一个东西滚到了他面前。一看，是个鸡蛋。

“小林救救我！”

“谁说话呀？”小林四面瞧瞧。

“我。我是个鸡蛋。”

木木和四喜子也醒来了，坐了起来。

小林对鸡蛋说：

“什么！叫我救你？”

鸡蛋好象要哭了似地说：

“救救我，四四格要吃我了。我本来不是鸡蛋。”

他们三个人奇怪起来。四喜子说：

“鸡蛋先生，你先请坐罢，坐下再详详细细告诉我们。”

“我坐不稳呀。”鸡蛋说。

小林就把鸡蛋放到稻草上。鸡蛋也生了冻疮，蛋壳上有一块红的。

鸡蛋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谢谢你们，我冷极了。我告诉你们罢，我本来是一个人，叫做乔乔。我本来也是在咕噜公司做金刚钻的。四四格是个坏极了的坏蛋。我给他做了两年金刚钻，四四格就对我说：

‘一二三，变鸡蛋，
一二三，变鸡蛋！’

“我就变成鸡蛋了。在这咕噜公司的孩子都会要变成鸡蛋的，变成了鸡蛋就给四四格吃掉了。”

他们听了鸡蛋乔乔的话，都吓得直打哆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鸡蛋低声说：

“害怕有什么用呢，得想想办法。”

小林想：对，先得把乔乔救出来。他问：

“你还能变成人不能，乔乔？”

“能。”鸡蛋乔乔说，“小林，你不是有个铁球么！你只要把铁球对我一打，打碎了，就变成人了。”

“那不把你打坏了么？”

“不会。快动手吧。”

小林拿起他的铁球对鸡蛋一打，拍的一声，鸡蛋就马上变成一个女孩儿了，元元的脸。这就是乔乔的本相。

乔乔叫他们三个围拢来，小声儿说：

“明天小林给四四格拿早饭的时候，把黑地洞的泥土放一点儿在他吃的东西里，他吃了就会睡着。我们就可以逃走了。”

这些话马上传到隔壁房，隔壁房里又传到隔壁，传呀传的全个咕噜公司的小孩子都知道了。大家都挤到小林他们三个人的房里来。

大家都要把四四格打死。

小林跳了起来：

“对！只要没有了四四格，我们就都能过好日子了。”

一不留神，碰着了牙齿上的冻疮——

“哎哟！”

乔乔就和几个人到四四格放鸡蛋的地方，拿铁球去打鸡蛋。有的是真正的鸡蛋，有的可就变成了一个人。

到了三点钟，小林就依了乔乔的话，把那个黑洞里的泥土放一块在面里，给四四格先生吃。四四格先生刚吃了一口，就呼噜呼噜睡着了。

大家叫道：

“好了，我们可以动手了！”

乔乔说：

“只能使铁球，把铁球往上面扔去，要刚刚落在他身上，他才会完蛋。”

“那还不容易？”

“可是铁球要扔上一百丈高才行，”乔乔说，“要是扔不到那么高，就打不死四四格，倒把他打醒了，那他就得把我们全都吃掉。”

四喜子嚷：

“那可危险！要是我们不扔铁球，不打四四格呢？”

“那么，反正总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四四格的鸡蛋。”

“那我反对！我同意扔铁球！”

“谁有那么大力气呀？谁来扔呀？”

“小林！小林！”

“好，我来！”小林应了一声。

小林天天给四四格送早饭，早饭是很重的，天天送，天天送，小林力气就练大了。于是小林拿起铁球，预备好姿势，咬一咬牙——可是咬到牙齿上的冻疮了，痛得手发软。

第二次，小林又预备好，——要扔得高，越高越有力量——一，二，三！

可是力气使得太大了，铁球一直往上飞，尽飞尽飞，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大家都仰着头看着，简直看不见了。这么着等了好久好久。小林着急起来：

“怎么办呢？我们用棍子打他行不行？”

“棍子可打不死四四格。”乔乔说。

原来只有铁球才行。

“那我们来制造一个！”小林提议。“刚才我扔的那个铁球扔没了。”

“好，就来制造！”

大家就动手来造铁球，一直忙到半夜。四四格呢，四四格还在睡觉。

到上午三点钟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掉下一个铁球来，掉到了四四格的脚边。四四格还在那里打鼾，绿胡子一掀一掀的。

“唉，没打中！”小林说。

小林扔铁球的时候只是注意使劲，只是使蛮力，可是没有注意要扔得准。

小林走去捡起那个铁球：

“再扔！”

这回可扔得很小心，对准了，只使了一半力气。

铁球只不过给扔到一百丈高的地方，就落了下来，恰恰打中了四四格。

大家看见四四格给打死了，他们不会变成鸡蛋了，非常高兴，就大叫道：

“这可好了！这可好了！”

小林大笑起来，他快活极了。笑呀笑的忽然——

“嗯！”

“怎么？”乔乔问。

“牙齿！牙齿！”

第六章到了中麦伯伯那里

大家都说道：

“ 四四格死了，公司是我们大家的了。我们该怎么着？ ”

乔乔提出一个主张：

“ 我们仍旧做工，做各种的活儿。做出来的东西我们自己拿去卖。 ”

“ 我赞成！ ” 小林叫。

大家也都叫：

“ 赞成，赞成！ ”

四喜子说：

“ 以后不准打人。 ”

“ 那当然哪， ” 大家都说， “ 四四格已经死了，还会有谁打我们？ ”

“ 反对搔脚板！ ” 木木提议。

又一个举起手来说：

“ 我还反对睡稻草。 ”

乔乔就拿一支笔写着，嘴里一面念：

“ 反对打人。反对搔脚板。反对睡稻草。还有什么？ ”

小林大声说：

“ 我反对牙齿上生冻疮！应当有冻疮药。 ”

乔乔也写着：

“ 应当有冻疮药。 ”

大家议好了办法，就把四四格的早饭拿来吃。大家快活极了。

可是这一天，还有许多事情要讨论。

“ 要选出一个班长来。 ” 一个说。

“ 还得有人管事。 ” 又一个说。

“ 我们要定出规则来…… ”

问题可多哩。

中间休息了一会，大家就唱起歌来。还有几个孩子按着拍子跳舞。

正在快活的时候，灾难可又来了。

大家还正在唱歌跳舞，忽然一下子，门口走进一个人来。一看见这个人，大家就都愣住了。有的孩子吓得发抖。许多人都叫了一声“ 啊！ ”

这是谁？

吓，是四四格！

四四格——一点不错，是四四格！

四四格还是绿胡子，手里还是拿着一条皮鞭。

可是小林回头看看打死四四格的地方——啊呀真怪，那个死四四格分明躺在那里！

“ 你是谁！ ” 四喜子问那个活四四格。

“ 我么，我是第二四四格。 ”

停了一会，这第二四四格又说：

“ 你们以为打死了四四格就好了么！哼，还有我第二四四格！我要叫怪物来把你们一个个都抓去，把你们一个个都判罪！你们犯了杀人罪！ ”

乔乔大声说：

“四四格才犯了杀人罪哩！他害死了那么多孩子！”

“哼！”第二四四格说，“总而言之，你们打死了老板！”

小林趁他说话的时候，偷偷地拿起铁球，对准了往上一扔，落下来打死了第二四四格。

乔乔叫：

“大家快跑！大家快跑！”

大家正要跑出大门，忽然又进来一个四四格！

“不许跑！我是第三四四格。你们一跑，我就叫怪物来！”

“快逃！”木木叫。

于是大家向门口冲去，把第三四四格冲倒在地上，大家跑出门去了。

第三四四格就大叫起来：

“救命呀！快来呀！怪物快来呀！”

叫呀叫的，忽然天上全黑了。地也摇动了起来。怪物来了！他身子太大，所以把天都挡黑了。这怪物是谁呢？就是那天要吃大林和小林的那个怪物。

另外，还有许多巡警也来了。巡警是来抓杀人犯的，因为他们打死了两个四四格。

小林想起那天和大林分做两头跑，怪物就追不着。小林就叫：

“分开跑！分开跑！”

大家分开跑，怪物就没有办法了。有几个跑得慢点的就被怪物一手抓去吃了。四喜子就被怪物吃掉了。木木也不见了。

小林和乔乔在一起跑，幸亏跑得快，不然可真危险！

小林正跑呀跑的，忽然不小心碰着一棵大树，小林的耳朵给碰掉了。

“等一等！我掉了东西！”

乔乔就把小林的耳朵拾起来。

“好，快跑罢。”

“让我把耳朵包起来，别把它弄脏了。”

乔乔拿一张报纸让小林把耳朵包起来，藏到了衣袋里，于是又跑。一口气又跑了五十几里路，回头看看，怪物没追上来，乔乔和小林才坐到地上休息。

乔乔对小林说道……

乔乔正要说话，可是小林忽然怪叫起来：

“乔乔，你脸上少了一件东西！”

“少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脸上少了一件东西，就不象乔乔了。我的耳朵呢？”

乔乔就从袋里拿出耳朵来，给小林装上去，她一面问：“我究竟掉了什么？耳朵么？”

“大概是的……”一会儿又嚷：

“不是！噢，看出来啦！——你掉了鼻子！”

乔乔在脸上摸一摸，真的不见了鼻子。她着急起来：

“啊呀，这可怎么办呢！”

他们俩在地上找，可是找不着。这么着找了一夜。

到第二天，他们只好不找了，又走起来。走不到两里路，就到了一个火

车站。

火车站旁边有一所小屋子，屋子门口挂着一块牌：

<p>招 领</p> <p>昨天我拾得了一个鼻子。不见了鼻子的人 请进来领鼻子。</p> <p style="text-align: right;">中麦敬启</p>
--

“ 乔乔，你的鼻子在这儿哩！ ”

小林和乔乔就走进门去，看见一个老伯伯在那里吃饭。老伯伯说：

“ 我就是中麦。你们是不是来领鼻子的？你的鼻子是个什么样儿？ ”

“ 尖的，有两个鼻孔。 ”

“ 对了，你拿去吧。 ”

他们拿了鼻子要走了。可是他们肚子都饿了，看看桌子上的饭，又看看中麦伯伯。他们咽着唾涎。

中麦已经看出来，就问：

“ 你们还没吃饭吧？ ”

“ 没呢。 ”

“ 快来吃，不然要冷了。你们是哪儿来的孩子呀？ ”

乔乔和小林经这位老伯伯一提，他们想到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就哭了起来。乔乔和小林一面哭，一面吃，一面说：

“ 我们在咕噜公司做工。后来四四格打我们。后来还要变鸡蛋吃。后来打死了四四格。后来第二四四格。后来第三四四格。后来怪物追我们。后来掉了耳朵。后来掉了鼻子。后来上您这儿来。后来您问我们。后来我们说：‘ 我们在咕噜公司做工。后来四四格打我们。后来还要变鸡蛋吃。后来打死四四格。后来…… ’ ”

“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没有家，你们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你们就住在我这里吧。 ”

中麦把乔乔和小林抱起来。乔乔和小林眼泪汪汪地笑着。中麦也眯起眼睛向他们微笑，又轻轻叹了一口气。于是乔乔和小林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泪。

第七章小林给大林的一封信

哥哥，我真想念你呀。你在哪里呢？

我和乔乔找鼻子，找着了中麦伯伯。鼻子已经装好了。我们都叫中麦伯伯叫爸爸。中麦爸爸可爱我们呢。

中麦爸爸是开火车的。中麦爸爸教我们读书。中麦爸爸说：

“我老了，我老了。我教你们开火车。你们帮我开火车。”

后来我们说：

“好极了！”

我们就学开火车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儿学，一定要把它学会。

哥哥，你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呀！你想小林么？

后来乔乔的鼻子常常要掉下来。后来乔乔说话的时候一不小心，乔乔的鼻子就“咯噔！”掉下来了。乔乔上火车的时候，乔乔的鼻子也掉下来了。

后来呢，后来怎么着，哥哥，你猜猜看？你知道后来怎样？

哈，猜不着！后来——乔乔就把鼻子装了上去。

有一天，我和乔乔跳绳。乔乔跳得可好呢。跳呀跳的，忽然乔乔的鼻子又掉下来了。后来我们就把鼻子……

后来中麦爸爸说道：

“我要带乔乔上医院里去，把乔乔的鼻子医一下。”

可是并没有带乔乔上医院去，因为中麦爸爸没有钱。

后来我又记起哥哥来了。有一天做个梦，梦见你来了。我可真快活，我问你：

“你怎样来的？”

你说：

“中麦爸爸叫我来的。”

我快活极了。我就和你抱了起来。后来我和你和中麦爸爸打怪物，怪物大叫道：

“我要吃掉你们！”

后来乔乔拿跳绳的绳子把怪物绑起来了。我把铁球一扔，怪物就忽然死了。

后来月亮出来了。月亮对我们笑，我们也对月亮笑。后来忽然四四格和皮皮走来了，皮皮拾起了你，乔乔就赶走了皮皮。四四格忽然拿鞭子打我，中麦爸爸就拿铁球打四四格。

后来我和你和中麦爸爸都快活极了。后来我们大家开火车。后来月亮请我们吃饭，我们忽然就把火车开到月亮家里去了。月亮家里还有四喜子和木木。

后来我忽然醒来了。

原来是个梦。中麦爸爸在我旁边，乔乔在我旁边，可是没有你了。

我还是在找你。

“哥哥呢，哥哥呢？”

我哭了。

哥哥，你快来吧。你到了火车站，就可以问中麦伯伯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就会领你来。千万要来，千万别不来！

中麦爸爸希望你来，乔乔希望你来。你来了我们可就快活了。

哥哥，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你来的时候先写一封信给我，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先要给你买个皮球，买一个苹果。你千万要写信来，你千万别不写信来。……

正写到这里，乔乔的鼻子又掉了。中麦爸爸先生正在这里替她找，我也给她找。你等一等吧。

啊呀，真麻烦！

后来怎样呢？后来又把鼻子装上了。

现在中麦爸爸催我睡，我不写了。我明天还得起早。

你千万要来呀。你千万要写信来呀。你得写信告诉我们，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如果你信上不告诉我，那我可就要罚你二十下手心。

我天天想念着你。

你想念我么？

快来快来……

上面是小林写给大林的一封信。

信封上是这样写的：

速 寄
哥 哥 先 生 收
小林斌

小林写好信封，就把信丢到邮筒里了。

第八章美丽的天使

你想，这封信寄不寄得到？

当然寄不到。

小林也不请教中麦爸爸，也不和乔乔商量，就把这封信发出去了。小林盼望着哥哥的回信。等呀，等呀，——可总得不到一点点大林的讯息。

小林天天晚上梦见大林，一醒来就不见了。

“哥哥，你在哪里呢？”

真的，大林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听故事的人都想要知道。

大林么？大林这时候正在他自己的家里。大林这时候正在他自己家里吃饭。大林吃起饭来才麻烦呢。大林的旁边站着二百个人……

刚说到这里，你一定会问：

“你为什么不从头说起呢？大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大林怎样会有他自己的家呢？那天怪物要吃大林和小林，大林和小林分开跑，我们就没看见大林了。你从那里说起吧。”

对，我就从那里说起吧。

那天不是怪物没抓住大林和小林么？那天大林也象小林一样，拚命跑，拚命跑，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大林回头一看，怪物不见了，小林也不见了。

大林疲倦极了，他就坐在一棵树旁休息起来。大林想着：

“小林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假如是富翁就好了。我们假如是富翁，我们就有珠宝给怪物，怪物就不会吃我们了，我和小林就不会分开跑了。”

想呀想的，大林就把眼睛闭起来。大林躺到了地上，就睡着了。大林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小林都做了富翁。他和小林拿许许多多珠宝给了怪物，怪物就乖乖地走开了。怪物还对着他和小林鞠躬哩。他又梦见他和小林住在一间很好很好的屋子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用做活。大林快活极了。

“做了富翁可真好呀！”

忽然有一个声音叫道：

“你愿意做富翁么？”

“谁和我说话呀？”

“是我，”那个声音又叫着。“我叫做包包。”

大林想：

“我做梦吧？”

大林不是在做梦。大林已经醒来了。他把眼睛张开，就看见一个狐狸绅士站在面前。这个狐狸绅士的脸是黑色的，身上穿着大礼服，脚上一双水晶鞋——在月亮下面照着，好看得叫人眼睛都要花了。这位绅士是平平的弟弟，叫做包包。包包又问大林：

“你真的愿意做富翁么？”

“你是谁？”

“我叫做包包。呃，你不是愿意做个富翁么？”

“那还用说！”大林打了一个呵欠。

“我叫做包包。我可以想法子让你变成一个富翁。”

“什么！”大林马上坐了起来。

大林还当是自己听错了呢，又问：

“请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包包答道：

“当真，我可以帮助你变成一个富翁。”

哈，当真！大林马上就站了起来，对包包说：

“你可真是好人！你真的可以让我做一个富翁么？你要我报答么？”

“当然要报答。”包包笑了。

“怎么报答呢？”

“下回再说。你现在和我到我家里去吧。今天是星期一，到了星期六，你就是一个大富翁了。”

包包就搀着大林的手走了。进了城，到了包包的家里。包包家里有巡警给他守卫，还有巡警给他跑腿。

包包对大林说：

“我跳高跳得很好，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

“上次开运动会的时候，我跳高第一。”

过了一会，包包又对大林说：

“有一个大富翁，叫做叭哈先生，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

“叭哈先生是世界上顶富顶富的大富翁，美国的煤油大王还问叭哈先生借过钱呢。叭哈先生还没有儿子。你要是给他做了儿子，你就是大富翁了。”

过了一会，包包又对大林说：

“我是一个做官的，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

“我是一个官儿，可是我官儿并不很大。我想做一个大官儿，顶大的官儿。我想做一个大臣。叭哈先生和国王很要好，国王很相信叭哈先生的话。叭哈先生要是给国王说：‘国王，你叫包包做一个大臣吧，’国王就会让我做大臣。你明白了么？”

“明白了。”大林应着。

包包看看大林，点点头说：

“那么，你就应当要求你爸爸，叫你爸爸去见国王……”

大林糊涂起来：

“怎么要求我爸爸？我爸爸死了。”

“我说的是叭哈先生。你给叭哈先生当了儿子，他还不是你的爸爸么？”

“可是我怎样可以做叭哈先生的儿子呢？”

包包笑道：

“我自然有法子。你瞧吧，我要扮做一个天使。”

包包就拿出一盒白粉来，把粉涂到了脸上。包包的脸本来是黑的，一上了粉之后就变成灰色了。包包还在脸上涂了一点胭脂。包包又拿出一件女子的长衣来穿在身上。包包装扮好之后，就一扭一扭地走到了大林跟前，问道：

“我美么？”

“美！”

包包又学了女子的声音问大林：

“我象一个天使么？”

“象！”

后来包包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包来。包包告诉大林：

“这是一对鸡翅膀，昨天我吃了十只鸡，留下了一对鸡翅膀。”

说了之后，包包就把这一对鸡翅膀插在背上。

大林问：

“这是做什么？”

包包诧异道：

“噢，你不知道么？你看过童话没有？外国的童话里，都说天使是有翅膀的。所以我要把鸡翅膀插在背上。这就完全象一个天使了。”

包包照一照镜子，叫了起来：

“真是一个天使！真美呀！”

包包脸上出了汗，汗流过的地方就把白粉和胭脂都洗去了。他的脸上就又有黑色，又有白色，又有红色，变成了一个花脸。

这位美丽的天使四面瞧瞧，对大林小声儿说：

“你别乱跑，得好好在这儿等着我。你要是饿了，可以打开窗子吸一点儿新鲜空气。我出去办事去了。再会！”

“再会！”

“可是今天的事，你非守秘密不可。你要是泄漏了秘密，那你就当不成富翁的少爷，我也当不成大臣了。记着！”

“我记着。”

包包就走出去了。到门口又打回转，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块鸡蛋糕，又把柜子锁上。包包一面嚼着鸡蛋糕，一面说：

“当个天使还得会唱歌才行。这个可考不住我。”

大林就听见包包一路唱着“天使之歌”走了——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美丽的包包

吃一块鸡蛋糕。

.....”

声音愈来愈小，听不见了。大林忽然觉得一阵头晕眼花，就赶紧去打开一扇窗子。可是窗子外面站着一个巡警，对大林叫道：

“怎么！你想逃走么？”

“谁说我想逃走！我才巴不得给叭哈先生当儿子呢。”

第九章天使给叭哈的幸福

包包一扭一扭地走出大门，就坐上了马车。包包对马说：

“得儿！到叭哈家。我是要跳墙的，只要到叭哈家的墙外就行了。知道了么？”

“知道了。”

马车一口气跑过去，跑到一坐白墙跟前停下了。墙上写着许多黑字：

“这是叭哈先生的家，

不准乱涂乱画。

你如果乱涂乱画，

我搔你脚板一百二十下！”

在这些字旁边，又写着六个斗大的字：

“此处不准写字！”

包包就在这里下了车。包包看看这坐墙。这坐墙是银的，有一丈多高。银子亮得和镜子一样，照出包包的脸，脸是花的，又红，又白，又黑。包包忍不住叫起来：

“可真美！真可爱！现在我还不是大臣哩，我如果做了大臣，我就更可爱了。我得让大林做叭哈先生的儿子。我得跳上墙去。跳呀，跳呀。”

包包准备好，一二三！一跳。

可是墙太高，包包先生跳不上，跌到了地下。马看见了就笑起来了，说道：

“呜呜呜，

包包老爷跌得苦！”

包包生了气。

“呸，你笑我跳不上么？你再看！”

包包就用了全身的力气，准备好，一二三！包包把两只脚一用力，就跳上去了。包包就从墙头爬到树上，从树上爬进一扇窗子，就到了叭哈先生的房里。

包包坐在地板上休息了一下。他睁开眼睛仔细一看，看见叭哈正在床上睡觉呢。叭哈的床是金的。叭哈的胡子是绿的。叭哈打着鼾，把绿胡子吹得飘起来。叭哈的肚子很大，好象一座山一样。叭哈盖的被窝是一张张的钞票缀成的。叭哈的嘴唇很厚——真厚极了，有人说曾经有一个臭虫从他上嘴唇爬到下嘴唇，足足爬了几个钟头才爬到。后来叭哈怕这个臭虫太劳累，还请了一个医生来给它打针哩，因为这个臭虫是叭哈养的。叭哈顶爱养臭虫，一共养了三万多个。到了晚上，臭虫就到工人宿舍去旅行，去玩捉迷藏。这时候有一个臭虫正爬到了叭哈的鼻孔里，叭哈的鼻孔痒了起来。

“啊——啊——吃！”

叭哈打了一个喷嚏，就醒来了。

包包就赶快站起来，一扭一扭地走到了叭哈的床边。包包尖着声音叫：

“叭哈，醒来！叭哈，醒来！”

叭哈先生问：

“谁叫我？”

“是我叫你。我是一个天使。我是天上下来的。”

叭哈先生想道：

“我听说天使都很美，都长着翅膀。一个人要是遇见了天使，

就会有幸福。我来看看这位天使美不美。”

叭哈先生把眼睛张得很大，仔细看着这位天使。把叭哈的眼睛都看花了。

“啊！”叭哈叫了起来，“这真是我的天使！这真是我的天使！”

叭哈马上爬起来，跪在床上，对包包说：

“美丽的天使呀，美丽的天使呀！您怎么肯降临我这里呢？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吩咐我呢？您是不是要使我幸福呢？您是不是爱我呢？您的翅膀为什么象鸡翅膀呢？”

包包说：

“天使的翅膀都是这样的。”

“啊，是的。真是耳闻不如目见。天使呀，您来有什么话对我说？”

“有很要紧的话。你别老这么跪着了，坐下谈谈吧。”

“好极了。美丽的天使请坐吧。美丽的天使要不要抽烟？”

“好，拿一支给我吧。”

叭哈马上拿一支烟给包包，还给包包点了火。包包就坐到椅子上，把左腿搁到右腿上，一面抽烟一面说道：

“这种烟很不错，在天上可没得抽。喂，叭哈，我们谈正经事吧。叭哈，你不是没有儿子么？”

“唉，是呀。这正是我的心事。”

“你想不想有一个儿子？”

“当然想！当然，唉！天使能帮我一个忙么？”

包包用力抽了一口烟，说道：

“哈，我就是来办这件事的。我看你是一个好人，所以我来送一个儿子给你。”

叭哈高兴得直喘气：

“真的？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您带来了么？”

包包叫道：

“别忙！天使做事情可不会这么快。叭哈，我肚子饿了，你有什么吃的没有？有酒么？”

“有，有！”

叭哈先生按了按铃，就有几个听差托着一个盘子走出来，又是酒又是肉。包包一面吃一面说：

“到了星期六，你就有儿子了。星期六下午三点钟，有一个穿黑衣裳的小孩子会走过你门口，这孩子就是你的儿子。现在我给你一个戒指，到星期六那天，那个穿黑衣裳的孩子也有一个戒指，他的戒指和你的戒指一个样，这就是证据。”

叭哈听了，欢喜得哭了起来。叭哈就只对包包跪下：

“感谢天使！感谢天使！哈，我有了儿子了，我有了儿子了！”

“别吵，听我说！你的儿子已经有十来岁了，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你得听他的话。”

“是，是。”

“好，我要走了。”

包包就站起来，一扭一扭地走到窗子旁边，要往下跳——一二三！……
包包正要跳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你这里这一盒烟和这一瓶酒，我想带到天上去给大家尝尝，行么？”

叭哈就送给包包一盒烟和一瓶酒。包包这才跳下窗子走了。

叭哈连忙跪在地下：

“感谢天使！感谢天使……”

第十章叭哈的家里

日子过呀过的就到了星期六。

包包拿一件黑衣服让大林穿上，吩咐大林：

“你到了下午三点钟，就到叭哈家里去。我再给你一个戒指，你可以拿给叭哈先生看看，当作证据。从今天起，你可就是大富翁了。叭哈先生如果你从哪里来，你就说是从天上来的。知道了么？”

“知道了。”

“很好，”包包拍拍大林的肩膀，“我再说一遍：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富翁了。你可别忘了我呀，得好好报答我。”

“我一定报答。”

“你还得严守秘密。”

“我一定守秘密。”

到了下午三点钟，大林穿着黑衣，带着包包给他的戒指，到叭哈家去了。叭哈家的大门是钢的，上面镶着金刚钻。大门口有一块一里路长的牌子：

叭 哈 先 生 的 家

大门口站着二十四个狐狸，都穿着大礼服，一动不动地站着，象石头一样。大林刚刚一走到，那二十四个狐狸就对人林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您是叭哈先生的少爷么？”

“我是从天上下来的。我是叭哈先生的儿子。”

“戒指呢？”

“哪，这里。”

于是那二十四个狐狸又对大林鞠一个躬，说道：

“那您就是大少爷，一点不错。请进！”

忽然有一辆马车从里面跑出来了。车上有四个大字：

“欢迎儿子”

那二十四个狐狸请大林坐上车，就拉到里面去了。这所房屋真大极了，马车走了一个钟头才走到。叭哈亲自接大林下来，看了看大林手上的戒指，快活得叫道：

“我有了儿子了，我有了儿子了！快叫我爸爸！”

“爸爸！”

叭哈想要抱一抱儿子，可是抱不起来，因为叭哈的肚子太大了。他伸长了手，还摸不到自己的肚子尖呢。不过叭哈仍然非常快活，格格格地笑着，那大肚子一高一低地动着。叭哈说：

“我是世界第一大富翁。你是我的儿子，你也就是世界第一大富翁了。我是世界第一大胖子，我也一定要把你养胖。我有了儿

子了，真快活！我今天晚上要开个大宴会庆祝呢。我要给你取一个名字，我要叫你一个美丽的名字。我要叫你做唧唧。我还要送你进学校。”

从此以后，大林就不叫大林了，叫做唧唧。我们也管大林叫唧唧吧。唧

唧就说：

“我真快活！这下子可真好了。”

“好儿子，来，亲我一下！好儿子！”

唧唧跑了过去，好容易爬上叭哈的肚子，和叭哈亲了一个嘴。

叭哈于是叫二百个听差来，这二百个听差都穿得很讲究。叭哈对这二百个听差说：

“以后你们就伺候唧唧少爷，你们得听唧唧少爷的话。你们现在给唧唧少爷换换衣服吧，拣顶漂亮的给他穿上。”

又对唧唧：

“这二百个听差是专门伺候你的。这二百个听差都编了号，你就叫他们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二百号，——用不着记他们的名字，免得你费脑筋。”

那二百个听差就给唧唧少爷换了衣裳，后来又带唧唧少爷到一间很亮爽的、香喷喷的房子里。

“唧唧少爷，这是您的书房。”

这间书房真好极了。桌子是寇寇糖做的。椅子是胡桃糖做的，上面铺上一层奶酪做的垫子。地板是玻璃的，亮得象镜子一样，再仔细一看，原来不是玻璃，是冰糖。唧唧说道：

“好了，从此以后我就享福了，我是大富翁了。从此以后我就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要做工作。真好呀，真好呀！我一定要爱这个爸爸。”

后来这二百个听差又领唧唧到叭哈房里去。这时候叭哈房里坐着一个医生。叭哈正听着那个医生说话呢。医生说：

“请叭哈先生放心，这个病是不要紧的。我今天再给他打三针就好了。”

叭哈站了起来：

“好，现在我们去看看病人吧。唧唧，跟我同去。”

叭哈就牵着唧唧的手，同医生到一个房间里去看病人。病人旁边站着十八个看护妇。她们低声对医生说：

“他睡着了。”

医生问：

“他怕不怕冷？”

“他没有怕冷的样子。”

“那好，”医生搓搓手微笑说。“现在我来打针吧。”

唧唧觉得奇怪：

“哪有什么病人呀？这病床上不是空的么？我眼花了么？”

唧唧就跑过去仔细一看，原来确有一个病人，不过病人身体太小，不容易看见罢了。

原来这是个臭虫！

医生给这臭虫打过了针，就对那十八个看护妇说：

“现在让病人好好睡一觉，不准有一点声音吵他。睡到六点四十七分五十八秒钟，你们就叫醒他，给他喝牛奶，然后带他到桌子上去散步。”

医生吩咐了之后，就格哒格哒地走了。

叭哈就拉了唧唧的手，一面走出去，一面对唧唧说：

“这个医生是鼎鼎大名的，诊一次病，要一千二百块钱哩。我现在带你去看看臭虫俱乐部吧。”

他们走进一个房间。这里有许多许多的臭虫，唧唧一进门，连

连打了十几个喷嚏。这房门口站着一位绅士，是臭虫教练官，专门管臭虫的。这位臭虫教练官看见叭哈来了，就叫：

“立正！”

那许许多多臭虫马上就排了队站着。

叭哈先生点点头笑一笑，就牵着唧唧的手走开了。

唧唧问叭哈：

“爸爸，你为什么要养臭虫？”

“我一天到晚不用做事，就养臭虫玩。臭虫是全世界上顶可爱的东西。如果有谁不听我的话，我就叫臭虫去叮他。”

到了五点钟，有一个怪物来见叭哈。这个怪物的眼睛有一面锣那么大，发着绿光。他手上长着草。右手上贴着一块膏药。

唧唧一看见这怪物，撒腿就逃。这正是那天要吃大林和小林的那个怪物！

叭哈叫道：

“唧唧！唧唧！别怕，别怕，这怪物是很听我的话的。”就对怪物说：

“这是我的儿子，这儿子是一位美丽的天使送给我的。”

怪物对唧唧鞠一个躬，说道：

“我和您做好朋友吧。”

叭哈问怪物：

“有事么？”

“没有什么事。只看叭哈先生有什么吩咐。”

“你的手为什么贴橡皮膏？”

“给月亮戳的呀。”

“好，没有什么事，你去吧。今天晚上我要开宴会呢。”

怪物鞠了一个躬，就走了。

叭哈告诉唧唧：

“怪物每天来见我一次。”

唧唧越想越快活：

“真好！真好！我一做了富翁，什么事都很好了。小林为什么说做富翁不好呢？小林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小林有没有做富翁呢？爸爸说爸爸是世界第一大富翁，爸爸是世界第一大胖子，我也要胖起来才好。”

后来叭哈对唧唧说：

“唧唧，我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要听我的话。第二，你不准做事。你无论什么都要听差去做，依我么？”

“我依。”

“啊，好儿子，来！亲我一下。”

唧唧就用了全身的力气，爬上叭哈的肚子，去亲了一下。爬下来的时候出了一身大汗。

第十一章大宴会

晚上九点钟，叭哈家里有一个大宴会。到的客人真多极了。这些客人里面有皮皮，有平平，有四四格。四四格一看见叭哈，就说：

“您有儿子了，儿子了。我恭喜您，恭喜您。”

那位长胡子国王也来了。国王后面跟着一位挺矮的矮个儿公主，叫做蔷薇公主。蔷薇公主后面跟着二百个女卫队——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些东西：有的拿着一些瓶瓶罐罐，有的带着一些包包果果，有的拎着几只小提包，有的背着一口大皮箱，还有的挟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包袱和匣子。

四四格小声儿问皮皮：

“蔷薇公主干么要带这么多行李，行李？她要搬家么，家么？”

“什么行李！”皮皮说。“这是公主的化妆品。”

“哈呀，怪不得公主这么美呢，美呢。”

这时候平平走过来了。平平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狐狸，他说：

“你们瞧！蔷薇公主走起路来多美：活象一个鸭子。脸也象鸭子的脸。嗓音也好，跟鸭子叫唤一个样。鸭子是一种美丽得了不得的鸟儿。依我看来，国王陛下的祖先，一定有一位是鸭子变的。”

国王听了很高兴，说道：

“你可真是个聪明人。应当给个官儿你做做。明天你来见我吧。”

“遵命！”平平恭恭敬敬鞠一个躬。

于是许多人都拥到了公主跟前，看着，称赞着。有的人还对公主鞠躬。可是公主全都没瞧见。原来蔷薇公主也认

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美人，看见别人总觉丑，就从来不肯正眼儿瞧别人一下，眼珠子老是往上翻着。

四四格挤进来和蔷薇公主谈天：

“公主，您看今天天气多好，气多好。”

蔷薇公主这才知道有人在她跟前向她说话，她就和气地答道：

“是的，谁谁谁也没我这么美美美，美！美！美丽！”

原来蔷薇公主向来不注意别人说什么，只是你说你的，她说她的。这么着，她就没学会好好跟别人说话。

叭哈也牵着唧唧的手走了过来：

“我给您介绍我的儿子——新到的货色。”

蔷薇公主客气地点点头，答道：

“我我我唱歌也唱唱唱，唱！唱！唱得最好！”

“是，是，我很佩服，”叭哈也点点头，又四面看看。“怎么，王子还没有来？我还得把我的儿子介绍给王子认识呢。”

“王子殿下到！”有人叫。

许多人就跑到门口去迎接。皮皮问唧唧：

“唧唧少爷，您看蔷薇公主美不美？”

“可爱极了，可爱极了。”唧唧说。

“王子呢，您看美不美？”

“也美，”唧唧说，“王子可真高！”

王子真高极了。前天王子在街上走过，有一家人家的楼上晒着一件衣服，王子手一举，就把那件衣服偷下来了。王子的鼻子是红的。

王子对皮皮和唧唧说：

“我美还美，可是我的鼻子是红的。”

“您的鼻子为什么会这么红？”

“因为我太高。高空上挺冷，我的鼻子就给冻红了。”

说呀说的，有一个穿大礼服的狐狸跑来叫道：

“亲王来了！”

那位亲王走了进来，对大家点点头，然后对叭哈先生鞠一个躬说：

“恭喜！恭喜！您可有了继承人了。”

亲王是国王的弟弟，他叫做……他的名字可长哩，一口气很难念完。他的名字叫做：

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了后来国王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完了亲王。

叭哈问亲王：

“您为什么取这么长的一个长名字？”

“我是亲王，亲王是贵族，贵族的的名字总得是很长很长的。”

“您的名字可真难记呀。”

“您反正一天到晚不用做事，既然没事做，就来把我的名字念念熟吧，您也好消遣消遣。”

叭哈恭敬地点点头：

“领教，领教。”

后来就吃晚饭了。桌子有二十里路长，桌子两旁都坐满了客人。

四四格一面喝酒吃菜，一面说：

“这盘菜真好吃，真好吃。比我吃的鸡蛋还好吃，还好吃。”

四四格一共吃了七十二头牛，一百只猪，六只象，一千二百个鸡蛋，三万只公鸡，吃得绿胡子上都是油，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一直流到蔷薇公主的脚边，把她的右脚都弄油了，象蒸好了的火腿一样。

唧唧坐在叭哈的旁边。那二百个听差伺候着唧唧吃饭，无论唧唧要吃什么，都用不着唧唧自己动手。那第一号听差把菜放到唧唧口里，然后第二号扶着唧唧的上颌，第三号扶着唧唧的下巴，叫道：

“一，二，三！”

就把唧唧的上颌和下巴一合一合的，把菜嚼烂了，全用不着唧唧自己来费劲。

于是第二号和第三号放开了手，让第四号走过来，把唧唧的嘴拨开。第五号用一块玻璃镜对唧唧的嘴里一照，点点头说：

“都已经嚼好了。”

第六号就扶着唧唧的上颌，第七号扶着唧唧的下巴，用力把唧唧的咀扳开得大大的。第八号用一根棍子，对着唧唧的口里一戳，就把嚼碎的东西戳下食道去了。所以连吞都用不着自己吞。

唧唧快活地想道：

“真享福呀，真享福呀！”

这时候皮皮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诸位，今天是庆祝叭哈先生得了儿子的日子，现在我们来恭喜叭哈先生，让我来做几句诗。”

“好！好！”大家都拍手。

皮皮就把做好的几句诗念了出来：

“松树上结个大南瓜。

蔷薇公主满身的花。

我吃完了饭就回家，

其实我可巴——”

皮皮念完了就坐下去了。大家拍手叫道：

“真是天才！天才！”

叭哈问皮皮：

“可是最末那一句我不懂，
那是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其实我可巴不得留在这儿不走’。因为要押韵，就只好省略些。”

四四格拍手：

“皮皮真聪明极了，极了！”

王子正坐在四四格旁边。王子看见四四格的盘子里有许多许多鸡蛋，就顺手拈了一个来。四四格大声说：

“您为什么偷我的鸡蛋，的鸡蛋？”

王子低声道：

“别嚷，我和你不是好朋友么？”

“谁和你是好朋友，好朋友！”

四四格说了，就把王子拿着的鸡蛋抢了回来。王子一把拉住四四格的胳膊：

“你抢我的东西！”

“这本来是我的，是我的。”

“可是它既然到了我的手里了，所有权就归了我。你抢，你就触犯了国王的法律！”

四四格把那颗鸡蛋往嘴里一放，一面嘀咕：

“什么国王的法律，法律！咱们这几个人还要耍这一套做什么，做什么！”

王子还想要说什么，忽然窗子上有一个女子声音说：

“红鼻头王子呀，你真美丽呀，我真喜欢你！”

是谁呀？大家都吃了一惊，站起来看窗子。

窗子上站着一位小姐，叫做鳄鱼小姐。鳄鱼小姐是从外面爬上窗子来的。

王子一看是鳄鱼小姐，赶紧就躲到叭哈的后面。王子哀求道：

“做做好事，做做好事，别喜欢我吧。”

鳄鱼小姐说：

“无论你说什么，我总是爱你的。”

鳄鱼小姐一面说，一面就从窗子上跳下来，向王子追去。王子拚命逃。王子和鳄鱼小姐围着叭哈的肚子跑起来了。

国王叫道：

“快把鳄鱼小姐赶出去！快把鳄鱼小姐赶出去！法律第三千六百八十七条：‘鳄鱼小姐如果追红鼻头王子，即须把鳄鱼小姐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

国王就来拖鳄鱼小姐。鳄鱼小姐一把拉住国王的胡子，国王痛了起来，就哇的一声哭了。

蔷薇公主叫道：

“啊啊啊啊啊呀！”

蔷薇公主昏过去了。

亲王走过来拖鳄鱼小姐。鳄鱼小姐叫道：

“我爱王子，干你什么事呀，你干么要拖我？”

亲王生了气，拍拍胸口说：

“我是王子的叔叔，我当然要帮王子。你看不起我么，你看不起我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了后来国王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完了亲王么？”

鳄鱼小姐一扭身挣脱了亲王的手，就去撵王子。一面跑，一面拿出小镜子照着脸，拍着粉。

国王对皮皮哭道：

“皮皮，你现在快叫鳄鱼小姐出去吧，你是她的老板，她只怕你。”

皮皮只一摆手：

“鳄鱼小姐，出去！”

鳄鱼小姐只好哭着走出去。走呀走的又站住了，对王子说：

“红鼻头王子呀，你不知道我的心，你不知道我的心！”

说了才真的走了。

于是大家又坐了下来，好好地吃饭。四四格又吃了七百头牛，一千六百五十斤面，八百三十二只猪。吃完了，四四格叹一口气：

“唉！我没有吃饱，没有吃饱。”

蔷薇公主这时候早已经醒过来了，就答道：

“是是是的，我我我是世界第一美美美，美！美！美人！”

后来客人都散了。叭哈就叫管帐的人来，这管帐的人叫做吉士，叭哈先生问吉士：

“今天赚了多少钱？”

吉士说：

“这里有个数目，这是今天下午赚的。”

那数目是：

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这数目究竟是多少呀？一共是四十一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万万，十万万，百万万……

叭哈先生对唧唧说：

“咱们赚的钱可真不少。咱们有许多许多矿山和铁路，咱们还开了许许多多工厂呢。”

唧唧想道：

“这个爸爸可真了不起！”

第十二章 皇家小学校

过了几天，叭哈就送唧唧到皇家小学校去念书。

这个学校很大很大，从大门走到后门有五十里路。这个学校里有一万二千个教室，有六千位教师。学生一共有十二个。现在唧唧进了这个学校，就一共有十三个学生了。

校长是个老博士。校长看见唧唧进了学校，就对唧唧说：

“欢迎，欢迎！现在你去上课吧。唧唧，有人伺候你没有？”

“有人伺候我。”

“他们都来了么？”

“来了。”

校长先生走到房门口一看，果然房门外站着二百个听差，是唧唧带来的。唧唧无论到什么地方去，这二百个听差总是跟着走的。校长就对唧唧说：

“现在你叫这二百个听差伺候你去上课吧。”

“头一堂是什么课呀？”唧唧问。

校长吓了一跳：

“啊呀，你还不知道本校的规矩么？”

“不知道。”

“我告诉你吧。”

于是校长拿一本皇家小学校的规矩来，说道：

“本校没有课程表，学生高兴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

本校的规矩真不错，

高兴上课就上课，

不高兴上课随你玩。

这就是本校的规矩。”

唧唧笑道：

“这个歌可不好听。”

校长红了脸说：

“这个歌是我做的。这个歌好极了。你别多嘴，听我往下说。我再告诉你，本校的老师有六千位，你高兴上谁的课就上谁的课。比如算术老师就有一百三十四位，你要上王老师的算术也可以，你要上张老师的算术也可以，随你高兴。价钱是不同的。”

“什么‘价钱’？”

“价钱就是价钱。王老师有王老师的价钱，张老师有张老师的价钱。比如你去上王老师的一堂算术，你就得花一百块钱。你去上张老师的一堂算术课，就只要一颗珠子。本校的学费是上一课缴一回的，缴给老师。”

唧唧听了高兴极了：

“这个规矩可真好！现在就上课去吧。现在我要上算术。”

唧唧就和二百个听差走出去，走到一个大门口，那门上有一块牌子：

这是上算术的地方，大家来！

“吓，算术老师真不少！”唧唧说了就走进去。

这地方是个大操场，操场旁边有五百间教室。有一百三十四位算术老师

在操场上走来定去。有一位算术老师看见唧唧走进来，就跑过来对唧唧说：“我是羊老师，我的算术顶好。你来上我的课吧。只要九十六块钱。”说呀说的，又有一位算术老师很快地跑来，把羊老师推开，对唧唧说：“别上羊老师的算术，羊老师的算术不好。我是同老师。我的算术最好。”说到这里，同老师就唱起来：

“ 哥哥姐姐吃糕糕，
两块糕加三块糕是七块糕，
七块糕，八块糕，一共是十块糕。
三个人带了十顶帽。
一分钟是七十秒。
我的算术真正好，
价钱最公道，
上一课只要一斤二两好珠宝。 ”

同老师还没有唱完，就又有有一个算术老师跳了过来，对唧唧唱道：

“ 同老师的算术真不好。
一分钟有八十秒，
同老师说只有七十秒。
你看糟糕不糟糕！
我姓猫，
只有猫老师的算术呱呱叫，
价钱顶公道，
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一块鸡蛋糕，一块鸡蛋糕。 ”

唧唧说：

“ 猫老师，我上你的算术课。 ”

猫老师很高兴，搔搔头皮，笑道：

“ 哈，生意上门了！唧唧，我们上课去吧。 ”

上完了课，唧唧就拿一块鸡蛋糕给猫老师。唧唧想：

“ 现在我要休息了，不上课了。 ”

“ 唧唧别走！ ” 猫老师叫。 “ 我的算术课是价廉物美，已经顶公道不过了，可是你不能再少给呀。 ”

唧唧问：

“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

“ 我是说，你少给了我两块鸡蛋糕。 ”

“ 我已经给了你一块鸡蛋糕了，你说的 ‘ 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 ”

猫老师笑起来，搔搔头皮说：

“ 我是说——

‘ 上一课只要一块鸡蛋糕，
一块鸡蛋糕，一块鸡蛋糕。 ’

加起来不就是三块么？ ”

唧唧用手指算一算，不错。唧唧就又给了猫老师两块鸡蛋糕。唧唧就回家了。

唧唧从此以后，每一天上一课。那二百个听差就跟着唧唧进学校，出学

校。唧唧无论什么事都用不着自己动手，什么事都由听差们替他做。比如作文，也是听差们替他作。算术题目也是听差们替他算。这么着，每天吃得好，不做事，唧唧就胖起来了。

叭哈先生说：

“真是好儿子！你胖了，更美了。”

学校里的同学也都说唧唧美起来了。有一个女同学一摆一摆地走过来对唧唧说：

“唧唧唧唧，你你真美，美！美！美！美呀！”

唧唧问那个女同学：

“你怎么不上我家里来玩？”

那个女同学答道：

“我我我刚才上了国，国！国！国！国语！”

那个女同学叫做蔷薇公主。还有那位红鼻头王子也是同学。现在天气冷了，王子的鼻子更红得发紫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唧唧每天都一样的上课，回家，吃饭，一看见叭哈就爬上叭哈的肚子去亲他。每天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事好说的。只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就是唧唧越长越胖了。一天一天胖下去，不知道要胖到什么地步为止。唧唧身体不知道有多么重，三千个人也拖他不动。唧唧本来住在楼上的，现在不能住在楼上了，因为怕唧唧一上楼，楼就会塌下来。你要是对唧唧笑，唧唧可不能对你笑，因为唧唧脸上全是肉，笑不动了。唧唧要是一说话，牙床肉就马上挤了出来。

叭哈先生高兴极了：

“唧唧越长更好看了。如果再胖一点，就更好了。”

后来唧唧真的又胖了许许多多。到了冬天以后，唧唧的指甲上都长着肉。

唧唧的功课也很有进步。唧唧的运动也很好，唧唧会赛跑。叭哈就更爱唧唧，对唧唧说：

“你真是个好孩子。功课也好，赛跑也好。今年开运动会，你赛跑一定得第一。你得天天练习呀。”

“我是天天练习着，”唧唧说。因为这个句子太长——一共有七个字——唧唧一口气把它说完，就累得喘不上来。平常唧唧要说话，有听差们代替他说，倒也不觉着费力。现在是跟爸爸回话，就非亲自动嘴不可。

叭哈又说：

“开运动会的时候，要是你赛跑跑得好，蔷薇公主就会看上你，你就可以和蔷薇公主订婚了。”

唧唧真快活。唧唧想要笑，可是笑不动。唧唧对听差们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

“来呀！我要笑了。”

于是第一号听差和第二号听差把唧唧的脸拉开，唧唧才能够笑一下。

过了一会，唧唧又打了一种手势，意思是说：

“来呀！我要唱歌。”

唧唧要唱歌，也是用不着自己烦神的。于是第三号听差代替唧唧唱起来：

“三七四十八。

四七五十八。

爸爸头上种菊花。
地板上有虫子爬。
蔷薇公主吃了十个大南瓜。”

叭哈拍手说：

“唧唧的歌唱得真好！”

叭哈和唧唧都很快活。到了放寒假的时候，叭哈和唧唧就更快活了，因为唧唧考了第一。还有一件快活的事，就是皇家小学校要开运动会了。叭哈说道：

“唧唧赛跑准也得第一。”

第十三章两种赛跑

到了开运动会的那一天了。

运动会场里非常热闹，有许多许多人来看。叭哈一早就到了运动会会场。叭哈很快活，时时刻刻拉开了嘴笑着。国王也来了。看运动会的人太多，老有人不小心踏着了国王的胡子，国王就哭起来。蔷薇公主今天穿的衣裳更美丽了，大家都看她。她那二百个女卫队都站在她后面，只要她把脑袋轻轻一点，她们就跑上去给她拍粉，给她搽胭脂。

蔷薇公主照照镜子，笑道：

“今今天真好，好！好！好！好玩呀！”

这时候包包也走进来了。包包自从那天到叭哈家里去过一次以后，就天天打粉搽胭脂。所以今天包包也打上许多粉，搽了许多胭脂，脸上又淌了汗，脸上就有红的，黑的，白的，非常美丽。包包穿着很好看的水晶鞋子，身上穿着大礼服，这大礼服是洋铁做的，一点皱纹都没有。

唧唧一看见包包就叫起来：

“包包先生！”

唧唧胖了，包包不认识唧唧了。包包说：

“您是谁？”

“我是唧唧。”

“我不认识唧唧。”

“我就是天使送下来的。”

包包快活得两个耳朵都翘了起来，叫道：

“啊，这可找到您了！我上您家去过好几次，我说，‘我来拜访你家大少爷。’可是你家门口的狐狸先生老不让我进去。我写信给您，也给退了回来。我越想越伤心，难道您把我忘了么？”

“我可忘不了你。”

“那您得报答我呀。”

说呀说的，忽然前面有人吵嚷嚷的。原来是红鼻头王子把一个老年人的帽子抓走了，那老年人刚一嚷，王子就拳打脚踢，那老年人的胸口上出了血。那个老年人喘着说：

“你偷人帽子还打人！你还打人？”

王子叫道：

“把这个老头儿抓走！”

这就有三四个巡警把那个老年人抓住，拖到了包包跟前，因为包包是管这种事的官儿。巡警对包包说：

“这个老头和王子打架。老头打了王子：老头用胸口打了王子的拳头和脚尖。”

包包就问老年人：

“你为什么要用胸口打王子？”

老年人嚷：

“我没有打王子，是王子偷我的帽子，还打我……”

“好，你既然打了王子，我就得罚你。”

老年人叫了起来：

“是王子打我呀。你该罚王子，不该罚我！”

包包点点头说：

“不错，今天蔷薇公主很美丽。今天蔷薇公主既然很美丽，所以我得罚你。”

老年人发起急来，叫道：

“你没听见么，我说我没打王子！”

包包又点点头：

“是的，唧唧少爷长胖了，因此一定要罚你。你不知道今天是皇家小学校开运动会么？所以我得把你关起来，关你一个月。你下次不许打人。”

那三四个巡警就把老年人抓去关起来了。

包包对唧唧说：

“好了，事情办完了，我们再来谈我们的话吧。唧唧少爷，您一定会报答我么？”

唧唧答道：

“我一定报答。”

包包就对唧唧鞠一个躬：

“您真是个好心人。现在国王陛下下来了，现在请您对叭哈先生说，要叭哈先生去和国王商量商量。叭哈先生可以对国王说：‘您叫包包做大臣吧。’就成了。”

“好。”

唧唧就去对叭哈先生说了。国王马上就叫包包做了大臣。

包包又对唧唧鞠躬：

“我真感谢您。好了，我现在是大臣了，我很愿意为叭哈先生和您服务。国王是听叭哈先生的话的，国王也是好人。唧唧少爷，您可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

包包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有一位体操老师跑过来，叫唧唧：

“唧唧，快去快去！要赛跑了。”

唧唧对包包说了一声“再会”，就由听差们抬着到运动场去了。

这次赛跑是五米赛跑。参加赛跑的一共是三个：一个是唧唧，还有一个是乌龟，还有一个是蜗牛。

一，二，三！唧唧，乌龟，蜗牛，就拚命跑了起来。

叭哈在旁边拍手：

“唧唧，快赶上去呀，快赶上去呀！”

包包也叫：

“快跑呀，快跑呀！唧唧少爷加油呀！抢第一呀！”

另外有人喊着：

“乌龟赶上去了！”

运动会场里的人都拍起手来，都叫起来。

“已经跑了一米了！赶快呀，赶快呀！”

“跑呀，加油呀！”

乌龟伸长了脖子，拚命地爬，背壳上油亮亮的，好象出了汗似的。唧唧用了全身的力，想要赶到乌龟前面去，唧唧张着嘴，又重又厚的下巴肉就挂了下来，一晃一晃的。蜗牛也非常努力，把两根触角伸得长长的，用劲地往前面奔。

所有的观众都拥来看这五米赛跑。大家都拍着手叫着。跑了三个半钟头之后，大家更叫得厉害了。

“只有一米了！只有一米了！”

“蜗牛快赶上去呀！”

“唧唧，努力呀，努力呀！”

“乌龟别放松呀，拚命呀，拚命呀！”

“用力跑呀，努力呀，跑第一呀！”

蔷薇公主也叫道：

“唧唧唧唧快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蔷薇公主叫得透不过气来，就昏倒了。包包马上去请来了十位医生，才把蔷薇公主救醒过来。蔷薇公主一醒来就又叫道：

“唧唧唧快快快……”叭哈和包包也拚命拍着手，叫唧唧快跑。

国王又是笑，又是叫：

“唧唧一定第一！唧唧一定第一！”

亲王坐在国王的旁边。亲王拍着手，不小心扯住了国王的胡子，国王就哭了。亲王说：

“你真爱哭！”

“我的尊严被触犯了，我怎么能不伤心！”

可是一会儿，国王把眼泪揩干又叫起来：

“唧唧起码第二，起码第二！”

又跑了两个钟头，跑到了。大家拍手拍得更响了。看赛跑的人太多了，看不明白谁跑第一。

“谁呀？”

等了一下，有人挂出一块牌子来，牌子上写着。

五米赛跑
第一——乌龟
第二——蜗牛
第三——唧唧
一共跑了五小时又三十分
破全世界纪录！！

大家又大叫起来，拍着手。

国王叫道：

“唧唧是第三呀，真不错呀！”

叭哈高兴得要把唧唧搂起来，可是搂不起，两个人的肚子都太大了。

“唧唧，我更爱你了，”叭哈说，“你跑第三，真不错。”

有许多人跑来给唧唧庆贺。蔷薇公主对唧唧说：

“唧唧跑跑跑跑跑第三，唧唧我我我真爱，爱！爱！爱爱爱……”

蔷薇公主又昏过去了。那些医生赶紧把蔷薇公主救醒，蔷薇公主才把刚才那句话说完：

“爱爱爱，爱！爱！爱你呀！”

唧唧对蔷薇公主说：

“你真美，连鳄鱼小姐也比不上你。”

叭哈先生说：

“你就同蔷薇公主订婚吧。”大家叫道：

“恭喜！恭喜！唧唧和蔷薇公主订婚了！”

包包说：

“我用大臣的资格，来恭贺唧唧少爷和蔷薇公主订婚。”国王拍拍唧唧的肩膀道：

“你真是我的好女婿。你又漂亮，又胖，功课又好，又会赛跑，又是大富翁。”

蔷薇公主微笑起来——她向来很庄严，老是绷着个脸，可是这会儿她也微笑起来了——说道：

“我我我真快快快，快！快！快乐呀！”

可是红鼻头王子忽然哭了：

“你们大家都有人爱。可是我没有爱。”

“红鼻头王子呀，我爱你！”

谁说话呀？大家一看，原来是鳄鱼小姐。

王子大叫起来：

“不用爱了！不用爱了！”

说了赶紧就溜。

鳄鱼小姐赶紧就追。一面还拿出小镜子照着自己的脸打粉，一面说：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是要爱你的！”

王子一面逃，一面哭着问道：

“即使是七九六十三，你也非爱我不可么？”

“哪怕八九七十二，我也得爱你！”

王子哭道：

“那真没有办法！”

王子就跑得更快了。鳄鱼小姐也追得更加起劲。运动会场的人都拍着手叫起来：

“快跑呀，看是谁跑第一呀！”

“红鼻头王子呀，”鳄鱼小姐说，“你好好想一想吧！你无论跑到哪里，我总是要追你的。你还不如爱了我倒省事些。”

王子喘着气答道：

“真不好办！那么我现在跟你约定一句话吧：你要是追上了我，我就爱你。”

鳄鱼小姐高兴极了，就跑得更快了。王子跑得疲倦起来，跑不动了。啊呀，快要追到了！

“快跑呀，快跑呀！”大家叫。

可是鳄鱼小姐离王子只有两步了。鳄鱼小姐拚命向前面一跳，就追上了王子。鳄鱼小姐对王子说：

“怎么样？你服输了没有？”

王子流下了眼泪，叹一口长气：

“唉，真是没有办法。算我倒霉。”

皮皮劝王子：

“你就和鳄鱼小姐订婚吧。她其实也是个贵族出身呢。陪嫁也很不错。”

大家又拍手，叫起来道：

“今天真是好日子，又开运动会，又有四个人订婚。”

叭哈非常快活，老是张开两片厚嘴唇笑着。可是叭哈同唧唧回家之后，吉士很慌张地对叭哈说：

“叭哈先生，不好了！四四格先生被人打死了！第二四四格也被人打死了！”

叭哈大吃一惊：

“啊呀！怎么回事？凶手抓到没有？怪物为什么不去抓人呢！”

“怪物去抓人来的，抓了几个吃了。还有许多凶手跑掉了。这可真是不幸！可是不要紧，四四格还有的是。现在咕噜公司还是好好的。第三四四格在那里管理咕噜公司呢。”

过了几天叭哈同几个朋友开了一个追悼会，追悼第一四四格和第二四四格。唧唧也到了追悼会，唧唧还演讲呢，——当然是听差们代替他讲，讲完之后，唧唧对听差们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

“我要哭了。”

听差们就把唧唧的嘴扳开，让唧唧哭了一场。大家也都哭了起来。后来叭哈一声号令：“一二三！止哀！”大家才擦干了眼泪回家。

到了过年的时候，王子和鳄鱼小姐结婚了。叭哈和唧唧去吃了喜酒。鳄鱼小姐结婚之后很快活，可是王子不大快活。鳄鱼小姐是在皮皮公司当经理的，很有钱，鳄鱼小姐把她的钱分一半给了王子，王子这才高兴起来。

寒假完了，皇家小学校开学了。唧唧就象从前一样，每天去上一堂课。小林写一封信给哥哥，正是那个时候。可是唧唧没有收到小林的信。

第十四章不幸的事

叭哈常常想起四四格，就伤心起来。四四格是被人打死的，说不定有一天叭哈也会被人打死，所以叭哈又有点害怕。叭哈常对唧唧说：

“想起来真可怕！说不定我会被人打死的。如果有人把铁球对我一掷，我就完了。”

“爸爸可不会被人打死，大家全都爱爸爸。”

“我跟四四格是一样的，都是好人。我跟四四格一样，也爱吃鸡蛋，鸡蛋都是变来的。那些不听我的话的人，我就拿臭虫去咬他，或者叫怪物去吃他。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人变成鸡蛋给我们吃，也是我们的规矩，并不是坏事。可是四四格被人打死了。”

说呀说的叭哈就哭起来。

原来叭哈吃的鸡蛋，和四四格的鸡蛋一样，都是人变的。

唧唧对叭哈说：

“爸爸，别害怕吧，有人保护你呢。”

叭哈就派一个人去叫那个怪物来，对怪物说：

“你保护我吧，你住到我家里来。”

“是！”

怪物就住在叭哈家里了。

可是这天晚上，竟出了一件不幸的事。

那个害病的臭虫，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到了这天晚上，那个臭虫的病忽然厉害起来。叭哈把全世界最著名的医生都请来给臭虫看病，可是那些医生都摇摇头说：

“他的病不会好了，他一定得死。”

到半夜十一点钟，那个臭虫就死了。

叭哈叹气道：

“这个臭虫是我最爱的，唉，我真悲哀极了！明天我得给这臭虫开一个追悼会。”

叭哈觉着身体有点不舒服。他吩咐吉士：

“明天一定要给那臭虫开一个追悼会，你赶快给他们预备。现在我想睡了。”

于是吉士叫全家的人预备明天的追悼会。全家的人都知道死了一个臭虫要开追悼会，连厨房里的几个厨子都知道了。有一个年青厨子说：

“明天要开追悼会了呢，追悼一个臭虫。”

旁边有一个老厨子说：

“叭哈只爱臭虫。臭虫死了还得开追悼会。可是我们呢？我们死也好，活也好，叭哈全不放在心上。”

这个老厨子一面说，一面捧一盘生鸡蛋到锅子旁边去。走着走着，忽然绊住一个什么东西，几乎摔了一交。一看，原来是个铁球。老厨子嚷道：

“谁把铁球搁在这里！”

老厨子就把那个铁球踢开。

旁边有一个火夫叹了一口气：

“我情愿做臭虫。做臭虫可幸福呢。”

老厨子只顾自言自语：

“臭虫死了也要开追悼会！呸！”

老厨子生了气，把那盘鸡蛋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放，——放得太重了，就有一个鸡蛋滚了下来。

啊呀，打碎了一个鸡蛋！

那个鸡蛋滚下来，正打在那个铁球上。鸡蛋一给打碎，忽然就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马上拾起铁球，把盘子里的鸡蛋都打碎了，都变成一个个的人，有男的，有女的，都从盘子上跳下来，——他们一共十二个。

厨子们都吓得什么似的，马上就跑，可是都被那十二个人拽住了。那十二个人问厨子们：

“你告诉我们，叭哈现在在什么地方？”

厨子们吓得直哆嗦，说不出一句话来。

“快说！叭哈在哪里？”那十二个人问。

老厨子结结巴巴地说：

“叭哈大概——恐怕——也许睡了。”

“领我们去！”

“你们是谁？”年青厨子大胆地问他们。“你们究竟是叭哈的朋友，还是叭哈的对头？”

“我们被叭哈压榨了一辈子，现在叭哈还要吃掉我们。你说是朋友还是对头？”

厨子们这才明白，叫道：

“好，走吧！我们带路！”

那十二个人拿着铁球，让厨子们给领到叭哈卧室里去了。那十二个人看见叭哈的肚子象山一样高，盖着一床很厚的被，是一张张的钞票缀成的。十二个人一拥进叭哈的房里，叭哈就醒来了。叭哈一看见跑进了十二个人，还有一个铁球，就大叫起来：

“不好了，救命呀！”

那十二个人对叭哈说：

“你认识我们吧？我们给你做苦工，临了还要被你吃掉。打死你这野兽！”

“这是规矩呀，”叭哈叫道。“你们为什么要骂我呢？”

“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弟兄，你把他们都关在哪里了？快说！”

“没有，没有。他们都还好好的，在那里做工呢。只有你们十二位——我真抱欠得很，我一时大意，就把你们变成了鸡蛋……”

“撒谎！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叭哈又叫起来：

“救命呀！怪物快来呀！”

忽然地震了，那个人不象人兽不象兽的怪物跑来了。

那十二个人听见怪物跑来了，赶快就把铁球对叭哈先生的头掷过去，然后一二三！十二个人分开了往外面跑。怪物追那十二个人，有五个人跑得慢一点，被怪物抓去吃了。其余的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几个厨子躲不及，被怪物踏死了。

全家的人都大吃一惊，跑过来看叭哈。唧唧知道叭哈被打，就立即要跑过来看，可是全身发软，一步也挪不动，幸亏怪物把他一背，背到了叭哈的

卧室里。

叭哈还没有死，不过受了重伤。

有五千位著名的医生在叭哈的床旁边，给叭哈看病。医生说：

“很危险，很危险！”

医生说了之后，就拿一碗面粉，把叭哈的伤口糊起来，再拿一张纸贴在上面，纸上写着：

“血会止的。

不止就会死的。

不死总会活的。”

“爸爸这个病会好么？”唧唧问医生。

有一个医生是全国第一的，已经一百二十五岁了，他答道：

“你爸爸的病准会好。不管你爸爸会活会死，这个病准会好，你放心吧了。”

过了一会，国王带着红鼻头王子、鳄鱼小姐、蔷薇公主，来看叭哈。接着包包大臣和亲王也来了。后来皮皮也来了。

叭哈对唧唧说道：

“我要死了。我死了之后，你马上就同蔷薇公主结婚。我有一座玻璃宫在海滨。我从前是在玻璃宫里结婚的，所以你也得到玻璃宫去结婚，这是规矩。我死了之后，你就跟蔷薇公主坐火车到海滨玻璃宫去结婚。我所有的家产，都给你们。你是我的儿子，你要跟我一样做人。国王是我的好朋友，国王也会相信你的话的。怪物也会听你的话的。包包是你的好朋友，包包现在做了大臣，包包也可以帮助你。唧唧，你记住，你是我的儿子，你一定要跟我一样的做人。”

叭哈先生说完，忽然就死了。

唧唧马上对听差打一个手势，意思是说：

“我要哭了。”

听差们把唧唧的嘴扳开，唧唧就大哭起来。

那个一百二十五岁的老医生拍手说：

“好了好了，叭哈先生的病已经好了。我说过：‘叭哈先生的病一定会好的。’”

蔷薇公主答道：

“是是是的，我我我们就要结结结，结！结！结结……”

蔷薇公主昏了过去。

包包对唧唧说：

“好了，您要结婚了，恭喜恭喜！唧唧，您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富翁了。”

第十五章火车司机

吉士把叭哈葬了，又开追悼会，又要筹备唧唧同蔷薇公主结婚，整整忙了半年。国王和包包大臣常常来给他们帮忙。

把所有的事情弄好之后，唧唧就同蔷薇公主到火车站上去，要坐火车到海滨的玻璃宫去结婚。国王也同去。王子和鳄鱼小姐也同去。怪物也跟着他们走，为的保护他们。另外还带了二千个听差，八百个厨子。吉士要管家里的事，不能去。亲王和包包也有事，不能去。

唧唧他们到了火车站，有几百个人来送行。包包、皮皮、亲王，都来了。热闹极了。

包包大臣叫道：

“沿路都要小心！现在穷人太多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国王说：

“有怪物和我们在一起，一路自然平安。”

包包大臣拍拍唧唧的肩膀：

“恭喜您呀。我永远是您的好朋友。”

“我忘不了您。”唧唧说。

亲王走过来对唧唧说道：

“我帮了您许多忙，您也别忘了我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后来国王老了就叫三个王子到外面去冒险后来三个王子都冒过了险回来了后来国王快活极了后来这故事就完了亲王呀。”

“我不会忘了您的。”

唧唧一面说，一面上上了火车。

这一列火车是专车，除开唧唧他们这些人以外，没有别的乘客。另外还挂了二十节货车，都是唧唧他们的行李。

火车头还没有接上，正在旁边一条铁路上慢慢开过去。火车司机伸出头来往外看一看，铁路旁边一个工人就招呼他：

“小林！你好呀！”

“大叔，您好呀！”

“小林！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回拖一些什么货色？有一个怪胖子呢。”

“可不是！我也听说了，可是还没亲眼瞧见呢。”小林说了，又掉转头来向着锅炉那边叫：

“乔乔，你瞧见了没有？”

“没呢，”一个女孩子说。“我只听说那个胖子起码有八百斤重。……”

他们这么嚷着的时候，火车头恰恰在唧唧坐的那一节车厢旁边慢慢开过去。唧唧只听见有人喊“小林”，他就想道：

“小林……小林……呃呀，这个名字好熟呀！”

这个什么小林，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可是他再也记不起来了。

唧唧自从当了大少爷之后，就没有怎么动过脑筋，无论什么事都有别人替他。现在叫他记起什么来，叫他想起什么来，可就不大容易。

“小林……”

唧唧又忍不住要在心里念一遍。他仿佛记得这个什么小林和他有过一点什么关系似的。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唧唧想。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会儿唧唧就打起鼾来，可是嘴里还嘟囔着：

“小林……小林……”

皮皮正好坐在唧唧旁边，听见了。

“什么？你干么说起小林？”皮皮问唧唧。

“你知道这个人么？”唧唧问皮皮。

皮皮叫起来：

“我知道这个小林！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家伙。他从小就很坏，他偷了咕噜公司的货品出去卖，还是包包审判的呢。有人说，第一四四格和第二四四格是小林他们打死的，不过没有证据。你爸爸被害，一定也和小林有关系。”

唧唧只要一提起四四格和他爸爸被打的事，就吓得全身发软。他说：

“吓呀，那可是个凶恶的敌人！”

他们正在这里谈话，忽然听见外面月台上有人吵闹，有王子的声音：

“不行！不行！”

坐在车厢里的人都不在意，以为总是王子顺手拿了别人的什么东西，——这是常有的事，没什么希罕。可是外面越闹越厉害了，还听见站长也在那里嚷什么。

“别吵，别吵！”站长摇摇手叫大家静下来。“王子说不行，那就不行。”

“问国王去！”许多人叫了起来。

于是站长跑来见国王，告诉国王说：

“事情是这样的。海滨正在闹饥荒，这里有人募集了一些粮食，装了四节车厢，要运到海滨去。老百姓都要求把那四节粮食车挂在这一列车上拖去。可是这一列车已经够重的了，不能再挂了。火车司机就说：‘那么可以卸下四节行李车来，等下一次车再运。先运粮食。’王子说：‘不行！’现在请国王说一句话。”

国王可也没有主意：

“我说什么好呢？这条铁路是唧唧的，火车也是唧唧的，我怎么能作主呢？”

站长只好去问唧唧，看是不是可以取下四节行李车，下次再运。

这时候，火车司机从车窗外插嘴道：

“海滨的庄稼汉把树皮都剥来吃了，你知道么？这粮食得赶紧运去！”

唧唧听见那个司机说话，就暗自纳闷：

“这个声音好熟！是谁呢？”

原来那个司机就是小林。不过唧唧想不起来了。

这时候王子嚷了起来：

“粮食慢点运

去有什么要紧！那些行李车才重要呢。那尾巴上四节车里，全是蔷薇公主的胭脂和香水和香粉，耽误了可不行！”

蔷薇公主这回特别注意别人的话，就委委屈屈地哭道：

“啊呀呀我的香香香，香！香！香粉！……”

蔷薇公主昏了过去。

这可了不得！大家都乱成一片。有二十位医生挤在蔷薇公主身边，把她救醒。

唧唧就连忙下命令：

“不许卸下蔷薇公主的香粉车！”

于是国王对站长下了命令：

“不许卸下蔷薇公主的香粉车！”

于是站长对小林下了命令：

“不许卸下蔷薇公主的香粉车！”

小林和乔乔走到了站长面前，小林问：

“这个命令是你下的么？”

“是我下的。怎么着？”

“粮食不运了么？”

“你管不着！”站长说了就走。

“我问你，”乔乔跟着站长走。“还是香粉香水要紧，还是救灾的粮食要紧？”

站长不理，只是走。乔乔老是跟着问着。站长火了，嚷道：

“干你们什么事！你们服从命令就是！叫你们怎么着你们就怎么着！”

小林也叫起来：

“那我们不干！不让我们运粮食，只叫我们运这一列车废物，那我们不干！”

“我们不干！”乔乔也嚷。“我们要给老百姓运粮食！”

小林和乔乔说了就走了。他们回到机车上，把机车开走，再也不来理会这一列漂亮讲究的专车了。

站长横眉怒眼地看着小林和乔乔走开。

“哼，非处罚你不可！”站长嘟囔着。“你不干，有什么了不起！我找别人来干！”

站长就下命令，要调别的机车来。

可是别的机车上的司机都和小林一样，不肯干。调来调去都调不动。

“唉呀，这可怎么办呢？”站长着了急。

皮皮说：

“不要紧！唧唧少爷有的是钱，只要多出几个钱，不怕没有人来。”

车站上就贴出一张布告，说是谁肯来开车，就加工钱，另外还发五十金元做赏金。

等了好半天，没有一个司机肯来的。

唧唧发怒了：

“这些工人真可恶！叫怪物把他们全都吃掉！”

王子立刻赞成：

“这可是一个好主意！我就去喊醒怪物。”

原来怪物躺在两节货车上，呼噜呼噜地正在那里打鼾呢。

可是鳄鱼小姐拉住了王子：

“你这傻瓜！要是把工人全都吃掉，谁来给我们做事呀？”

“那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候，蔷薇公主又昏过去了。大家又忙着要救醒公主，又忙着要找开车的，月台上乱嘈嘈的。

怪物给吵醒了一下，翻了一个身，把整个车厢都震得摇晃了一阵，又睡着了。

皮皮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就去推醒了怪物，说道：

“快起来！你去吓吓那些工人，说‘你们要是都不肯来开车，我就都把你们吃掉！’叫他们赶快听话，听话的不但不吃，而且还可以领赏金。”

于是怪物打了个呵欠爬起来，到处嚷去了。唧唧他们坐在那里等着，心里焦急得很。

过了三个钟头，怪物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摇摇头说：

“不行。他们谁也不来。我一个也没找着。”

站长也忙得满头大汗。站长又去找唧唧请示：

“唧唧少爷，怎么办呢？要是不把香粉车卸下来，不把粮食车挂上去，那就没有一个工人肯来开车。是不是可以问一问蔷薇公主……”

刚一提到蔷薇公主，蔷薇公主又特别注意，她嚷了起来：

“你们太不尊尊尊，尊！尊！尊重我……”

吓得唧唧赶快对听差们打了一个手势，听差们就对公主下了跪：

“谁敢不尊重您呀！您的行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也不敢挪动。因此您可以放心，用不着再昏过去了。”

蔷薇公主考虑了一下，这才答允：

“好吧，那我同意，这一次就不发发发，发！发！发昏就是。”

“感谢公主！”

虽然公主同意不发昏，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皮皮说：

“我早就说过啦，小林他们都不是好人。他们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人，”唧唧想了好一会，想出了这么一句话来，“怪物就是我们自己的人。”

怪物听见了，鞠一个躬，说道：

“不错，我是您最忠心的奴隶。”

唧唧就对听差们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叫怪物想法子把这一列车开走！”

“遵命！”

怪物毫不迟疑的就去开车……说是“开车”，那可有点不对。怪物并不会开机车，——而且这一列车子根本就没有火车头。可是怪物有的是蛮力，他可以把这一列车子推走。他这就挽了挽袖子，请大家上车坐好，他走到列车后面，使劲一推。

这一列车子空隆隆一阵响，就给推走了。

“好了好了，”王子高兴得叫起来。“还是怪物好，又可靠，又会开车。”

怪物听见王子夸他好，他推得更起劲了。列车给推走了十公里，怪物又追上去，又一推。这样几推几推，就推走了一百二十公里，推上了山——过了这坐山就是海滨了。

这一列车子刚刚滚到山顶上，怪物又拚命一推。

于是列车飞似地溜下坡来，简直停不住。

“啊呀，危险！”鳄鱼小姐叫。

可是车上没有一个工人。车上的人谁也不懂得怎样煞车。怪物也不懂，他看见列车跑得那么快，他还高兴得哈哈大笑。

谁也看不清这列车是不是在轨道上跑，因为它溜得太快了，就好象临空抛下来似的。

前面是海！

海滨有许多做官的，有许多绅士，有许多巡警，都是来迎接唧唧和国王他们的。现在看见列车一直不停地往海那里冲，就都慌得嚷起来，可是谁都没有办法，谁都不敢走拢去。

列车飞跑着，飞跑着——哗啦！掉到海里去了。

唧唧和蔷薇公主和国王和红鼻头王子和鳄鱼小姐和许许多多人，都掉到海里去了。

那许多官儿和巡警站在码头上发愣，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办。

海面上出现了许多水泡，象大大小小的珠子一样。

第十六章海

这里是一个深水港。现在又正是涨潮的时候。码头上那许多官儿和绅士就议论起来，看应该怎么办。

海滨市长叫做平平，是包包大臣的哥哥，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官儿。他首先发言：

“依我看来，国王陛下和唧唧少爷都掉在海里，而假如我们不去救，那是不十分妥当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国王到底是国王，唧唧少爷到底是少爷，他们坐在海里是不是感到很舒服，那是值得怀疑的。第二，海里恐怕不大卫生，空气也不好，——更何况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空气！”

“是，是。”别的官儿们都点头。

“所以我认为，现在最好是大家来研究一下。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这么一个问题：把国王陛下和唧唧少爷从海里请出来，是不是要比让他们留在海里更好些？”

这个问题可很复杂，许多官儿都弄不清平平市长说的什么。平平只好又说了一遍。

别的官儿们都点点头：

“是，是。”

平平市长看见大家同意了，就摆一摆手，宣布：

“那么，我们就来进行研究。”

有一个大个儿，满脸的绿胡子，他是海滨的商会会长，说道：

“你是说，要把国王打捞出来么？”

“不是打捞。我们是请国王陛下……”

商会会长打断平平市长的话：

“不管请也好，打捞也好，总得雇人下海里去找，是不是？可是这就得花钱。”

“对，对，”平平市长马上接嘴，再也不那么慢吞吞的了。“难办的就在这里：要花钱。谁来出这一笔钱？”

“是呀，谁来出这一笔钱？”别的官儿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有几位绅士和平平市长几里咕噜了一阵。平平市长就对大家说：

“有一个好消息：现在有四车粮食运来了，还没有运到乡下去。我们可以把这些粮食卖掉，就有钱了。”

“卖给我！”商会会长拍拍胸口，“只要价钱便宜一点就是。”

“那你说一个价钱。你出多少？”

“报告市长！”慈善会会长挤到平平市长面前，叫道。“那四车粮食是要救灾荒的。这里乡下老百姓，眼下没有东西吃，等着救济……”

平平市长不等他说完，就摆摆手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依我看来，一个人眼下没有东西吃，那并不要紧。比如我罢，我眼下就没有吃东西。我一直要到午餐的时候才吃呢，眼下正好让肠胃好好消化一下。乡下老百姓也是同样的道理，眼下不能说吃就吃。您劝他们把那四车粮食拿来报效国王陛下吧。我们就这么办，把它卖掉。”

“那可不行！”慈善会会长大声说。“要是把这四车粮食卖掉，不去救济，那么这里的老百姓就会造反。老百姓造起反来你不害怕么？我是害怕

的。”

大家都不开口了。大家看看平平市长，平平牙齿直打哆嗦，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唉，造反！”平平市长咕嘟着。“这玩意儿究竟是谁发明的？”

慈善会会长这就提出一个办法来，这个办法他已经想了好久了：

“我看，还是请大家捐钱吧。谁捐多少，谁捐多少，都把捐款交给我，我一定把事情办好。”

“哼，您总是叫我们捐钱！”商会会长说。

慈善会会长问：

“这难道对您没有好处么？”

“什么好处？”

“哈呀，这还不知道！”慈善会会长嚷起来。“捐钱来打捞国王陛下，这个钱难道是白花的么？国王陛下从水里给捞出来之后，还不封赏您么？”

平平市长点点头：

“这说得对。还是请各位绅士捐钱吧。”

商会会长可还是有点怀疑。他看看绅士们，说道：

“我们还得好好想一想。花钱打捞国王，这究竟划算不划算？”

“真的。究竟划算不划算？”

这时候海面上冒出一个脑袋来，嚷了一句“不划算！”又不见了。

岸上的人都吃了一惊。再一看，那个脑袋又冒了出来。

“啊呀，是王子！”有人叫。

的确是红鼻头王子。他后面跟着鳄鱼小姐。两个人泅到岸边来了。

官儿们和绅士们都恭恭敬敬把王子和鳄鱼小姐迎接到码头上，七咀八舌地问了许多话：

“王子殿下，久违久违！贵体怎么样？”

“王子殿下，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还愉快么？”

“王子殿下，国王是不是高兴上岸来玩玩？”

红鼻头王子骂道：

“废话！你们打捞国王做什么！”

鳄鱼小姐一面擦干脸上的水，一面照镜子，一面说道：

“国王不上岸来没关系，反正有人承继王位。国王可有的是。只是富翁少不得。你们还是赶快把唧唧少爷救出来吧。”

商会会长挤过来问道：

“唧唧少爷愿意出多少报酬？”

“报酬当然少不了。他钱多得很呢。”

“嗯，那可说不定！”商会会长说，“我一定要和唧唧少爷谈个明白。第一，我们要是把他救出来，他给不给报酬？第二，他打算给我们多少报酬？谈了之后，我们再来考虑。”

“那么派一个人到海里去和唧唧少爷谈判……”

平平市长插嘴道：

“恐怕不行。依我看来，还是在岸上谈判好些，因为岸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空气。而在水里面，这种东西可就不免缺乏。因此之故，在水里面谈起话来，就也许会引起某种不愉快的后果。”

“怎么？把唧唧少爷请到岸上来谈判么？”商会会长问。“那就是什么报酬也没有谈好，倒先把他救出水来了。那不上算。”

“那怎么办呢？”

鳄鱼小姐说：

“那可以把吉士请到这里来谈判。吉士是唧唧少爷的总管家，可以代替唧唧少爷作主。”

“好，立刻打一个电报给吉士吧。”

于是平平市长马上把电报拍去了。电报是这么写的：

“真糕唧海捞赶。”

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意思是：

“真是糟糕得很！唧唧少爷的列车掉到海里去了，现在正要打捞。请你赶快来！”

电报费是很贵的。要是买卖谈不成，倒先花费了许多电报费，那可划不来。所以就越简略越好。

吉士接到电报之后，立刻就回了一个电报：

“电太不请再。”

这就是说：

“你们拍来的电报写得太简单了，看不懂。请你们写得详细些，再打一个电报来！”

平平市长拿着这封回电，读了半天，只是搔头皮。许多很有学问的绅士也都来研究这封电报，把每个字都查了字典，然后大家讨论着：

“究竟吉士会不会到这里来？”

商会会长可很性急，说道：

“管他呢！吉士不来拉倒，就让唧唧少爷在海里多待一会。可是那一列车子总还值几个钱，我们应该首先把它打捞出来。”

“那又得花钱！”平平市长叫。

“我来花钱！”商会会长把手一举。“谁花钱打捞，谁就捞得到好处。”

鳄鱼小姐叫：

“我也来入股！”

另外还有几位官儿和绅士也都嚷着要入股。一会儿就把本钱凑齐了。

这些官儿们和绅士们正在这里讨论的时候，海里有许多人已经浮出来了。岸上有一些水手，就自动放船出去救人。还有一些会潜水的人就潜到海里去。

商会会长一看见，就着急地叫道：

“别救人！别救人！先打捞东西要紧！喂，你们快上这儿来，我雇用你们，我来指挥你们。”

可是那些水手和潜水夫都没理他。唧唧的听差和厨子，有许多已经给救出来了。

有些人可已经淹死，象国王，象蔷薇公主……

鳄鱼小姐一听说蔷薇公主死了，就哭起来：

“唉，天下第一美人没有了。现在只有天下第二美人了。”

“天下第二美人是谁？”平平市长问。

鳄鱼小姐住了哭，看看平平市长，格儿一笑：

“哎哟你这个人！明明看见了，还要问！”

说到这里，忽然尖声叫道：

“别跑！你上哪儿去？”

原来她看见红鼻头王子跑掉了。她撒腿就追，一面嚷：

“哪儿去？你说一声儿呀！”

王子还是不住地跑着，嘴里答道：

“我得赶紧回京城去。王位没有人可不行。”

官儿们就都恭恭敬敬鞠躬，等王子和鳄鱼小姐跑远了，才直起腰来。

商会会长还在码头上跑来跑去，嚷个不停。可是那些人都还忙着在海里找人。

平平市长问：

“为什么唧唧少爷还不上岸来？你们下去见着他的时候，替我问候问候他吧。并且劝他上岸来——这里比较干燥些。”

可是那些潜水夫在海里没找着唧唧。两天两夜之后，那些掉下海的人都有了下落，可就是没找着唧唧。

后来那一系列漂亮讲究的车厢也给打捞出来了。

唧唧——还是没有影子。

红鼻头王子这时候已经做了国王。这位新国王派了許多人去找唧唧。一面还要去登广告寻人，这位新国王就亲自拿一张纸过来，打算亲自写上“寻人”两个大字。他写好了“寻”字，可忘了“人”字怎么写。恰好包包大臣正坐在对面，国王就问：

“包包，‘人’字怎么写呀？”

包包大臣拿起笔来，就在“寻”字旁边写了一个“丫”字——因为包包大臣坐在对面，所以“人”字是倒的。

那个广告是请一位诗人做的：

寻 丫
胖子胖，
走起路来晃一晃，
下巴上的肥肉五寸长：
谁寻着了——
赏他珠宝一万两。

许多巡警，许多探险家，都在那里找唧唧。可是总打听不出他的下落。唧唧到底上哪里去了呢？

第十七章 “我真想吃！”

那天那一系列列车掉到了海里，唧唧就糊里糊涂乱爬一阵，不知道怎么一来，爬出了车厢的门。

唧唧的身子慢慢地往上浮，往上浮。快要浮出水面了，忽然一个浪头一打，唧唧的脑袋又往水里一没。刚要伸头，又是一个浪。这么几下子，唧唧就越滚越远了。

唧唧打个手势要喊听差。手那么一动，身子失去了平衡，又往水里一沉。

可是唧唧心里一点也不怕，他想到：

“我怕什么！反正我有钱。”

这是叭哈教给他的。叭哈对唧唧说过：

“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办到，什么也不用怕。”

还有皇家小学校的几位国语老师，常常给唧唧讲故事，也讲到做富翁的好处。有一个故事，叫做有钱买得仙人胆，那可讲得更明白。连仙人的胆都可以花钱买到，你看！

这些故事是怎样的？请唧唧讲讲看，好不好？

那办不到。这些故事唧唧听是听过，而且听过不止一次，可是他一个也没有记住——并不是没有记住，是他用不着亲自来记住，因为有听差们替他代记。谁要是爱听他讲，那他只要对听差们打个手势就是了，意思是说：

“我要讲个故事！”

听差们就有头有脑地讲了起来，讲得生动极了。第二天许多报纸上都登出了消息，说唧唧是一个顶会讲故事的人。第三天就有许多绅士请唧唧去演讲，题目叫做怎样才可以把故事讲好。

现在——唧唧可是在海里，身边一个听差也没有，那怎么行？

唧唧虽然不用亲自去记住这些故事，虽然已经忘记了这些故事的情节，可是唧唧却受了很大的影响：唧唧自从听了这些故事以后，就更热爱金钱，更想要多捞些金钱了。

唧唧仍旧被海浪卷得一翻一滚的。脑袋一时没到了水里，一时又冒出水面来。身子就这么越簸越远。

“我上哪儿去呀？”唧唧这么想了一下。

要上哪儿去——唧唧自己可一点把握也没有。

可是好在唧唧的衣服上有许许多多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许许多多金元，还有许许多多钻石和珠子。唧唧无论上哪儿，都可以用这些钱来买东西，不愁吃，不愁穿的。这一点，唧唧心里可很有把握。

“上哪儿去都可以。”唧唧这么想了一下。

正想着，忽然觉得这个海变了样子，好象特别不安静起来。唧唧的耳朵正在水里，听见了哗哗的响声。远远的地方，似乎有一股大浪，汹涌地往这边滚来——响声越来越大了。

“真的是仙人来了么？”唧唧想道。“是不是仙人要跟我谈买卖来了？”

唧唧的脑袋刚好又浮到水面上来。他在前面一看，就发现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象一坐大山崩倒了似地往这边滚来。

这是一个大鲸。

“这叫做什么来的！”唧唧问自己。

唧唧仿佛记得，在一堂什么课上听说过这个玩意儿。老师还出题目考过哩，那次唧唧考得很好——一百分，——当然是听差们代他做的答题。现在唧唧可就简直记不起这个动物叫什么了。

谁知道这个鲸早就饿了。他在海里游来游去，就忽然看见了唧唧。他就高兴地说：

“好运气！我正好吃下这个来点点心。”

他就往唧唧这边游过来，张开大口只一吸，就连海水连唧唧都吸进嘴里去了。然后他又把海水从嘴里筛出来，把唧唧吞进肚。

于是这个鲸又不快不慢地游开去了，不知道游了多少海里。

这个鲸吃起东西来，是不大考究的。只要有机会，遇见一些什么可吃的东西，就连东西连海水一口吸，再把海水从嘴里筛出来，把筛不出来的东西——鱼呀，虾呀，蟹呀，海星呀，海蜇呀——不论大小，都乱七八糟地吞进肚去，从来也不嚼一嚼，因为他的牙不顶事。

可是他生平没有吃过象唧唧这样的一种食品。他把唧唧吞下的时候，就觉得有一股很奇怪的味儿，不大受用。不过已经吞下肚里了。

这个鲸一面游，一面想：

“刚才那个动物是在靠什么过活的！怎么会有那么一种怪味儿？”

他就海里不停地散步。可是他胃里越来越不好受，并且还有点恶心，直想吐。

原来唧唧在鲸的胃里，一点也没给消化掉。

“我到什么地方来了！”

唧唧问自己。

唧唧只记得给一股大浪一推，就滚到这么一个地方来了，什么也瞧不见，因为四面八方都是黑的。唧唧想要爬出去，可是一爬就滑了下来。这里还有一股很大的腥味儿。

唧唧觉得有许多什么东西在他身边爬来爬去，乱哄哄地嚷着：

“快走开，快走开！这个人真臭！”

“他们说谁？”唧唧想。

忽然好象大地震似的，唧唧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稳，身子给簸得翻腾起来。身边许多什么小动物也直打滚。

唧唧正想要喊听差，可是有人推他挤他似的，他身子一滑，就从鲸的胃里滑了出来，滚到了沙滩上。

那个鲸到底呕吐了。

那个鲸本来希望好好消化的，所以拚命散步。那个鲸虽然老觉着恶心，可是他想到唧唧那样一种好食品，实在舍不得吐掉。他说：

“这玩意儿可有营养价值呢，应该让它留在肚子里。”

可是究竟不行，他消化不了。他游过一个岛边，就反了胃。这么一呕掉，他这才轻松了些，于是慢慢地又游了开去，只把唧唧丢到了这个岛上。

“这是什么地方？”唧唧想。

唧唧刚从漆黑的地方出来，阳光照得他眼睛都睁不开。

这里空气很好，也没有腥味儿。有时候还有一股什么花的香味飘过来。

唧唧打算想一想今天的事：

“我怎么一来，就到了这里？我的两百个听差都哪儿去了？今天大概发生了什么事了吧？”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了。

他只是觉得身上有点儿不好受。腿呀膀子的都没了劲儿，脸上还冒汗。肚子里——可格外别扭。他闭着眼睛，仿佛看见一盘一盘油汪汪的鸡，香喷喷的熏鱼，还有各种各样的糖果，糕饼……

唧唧这才猛然记起：这种现象原来叫做“饿”。

“我好象在什么时候也饿过的。”他嘟囔着。不过他记不起了。

唧唧觉得有嗡嗡的声音，不知道是自己耳朵叫呢，还是真的有什么虫子。唧唧把眼睛睁开一下，就看见有一些小点子在空气中飘动，不知道是自己眼花呢，还是真的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飞。

他定睛一看，就发现那是一种昆虫——上课的时候老师也讲过的，也出题考试过，可是这号玩意儿只有他的听差们才记得住！

“喂！”他叫，“你们叫做什么！”

那种会飞的昆虫理也不理他，只飞到一朵花上，钻进去了。

“这是干么？”唧唧觉得有点稀奇。

一会儿那个虫子又飞了出来，在唧唧脑顶上掠过，还掉了一点花粉在唧唧脸上。唧唧仿佛闻到了一种很好闻的味儿。

“哦，我知道了！”

唧唧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听说这种虫子会酿造一种甜蜜蜜的玩意儿，很好吃。

“可是那种好吃的玩意儿叫做什么？真的能够酿造么？”

这他可模糊起来。不知道这到底是课堂上听来的，还是故事里讲到的。或者他并没有听到，只是一个梦……

“哈呀，我真想吃！”

他脑袋一低，又看见有许多蚂蚁在地下爬。他觉得这种虫子——细腰干，六条腿——好象是见过的，只是忘了他的名字。

他们都忙得什么似的，在那里搬东西，净是一些可吃的东西。

唧唧咽了一口唾涎，问道：

“喂，你们是哪里的？”

“大槐国的，”蚂蚁们一面回答，一面不停步地走着。

“大槐国……”唧唧在嘴里念了一遍。他仿佛听过这么一个故事的。他赶紧又叫：

“喂，别那么忙！站住！”

“干什么？”有一个蚂蚁站住了。

“我要跟你们买点儿东西吃。”

“什么？”那个蚂蚁听不懂。

唧唧只好亲自说明：

“我饿了。我要找一点吃的东西。”

“那你自己找去就是。”那个蚂蚁说了就走。

“什么？叫我自己找去？”唧唧想不通了，“这是什么意思？”

旁边又有一个蚂蚁告诉他：

“叫你去做工作。”

唧唧很不高兴，说道：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又有一个蚂蚁瞧了他一眼，走了开去，嘴里说着：

“管你是谁，都一样。”

唧唧看不起地掉转脸去：

“我可用不着做什么工作。”

有一个大头蚂蚁走到了唧唧身边，看着唧唧问道：

“那你是怎么过活的？”

“反正别人养活我。”

有一个小蚂蚁蜚了过来，好奇地问：

“你什么事也不干，光让别人做了来供给你么？”

“那当然。”

“为什么你可以享现成呢？”

“因为我有钱。”

那个小蚂蚁没听懂：

“什么钱？那是什么东西？”

那个大头蚂蚁却追问道：

“你的钱哪儿来的呢？”

“赚来的。”

“真奇怪！”那个大头蚂蚁看看别的蚂蚁们，又问唧唧：

“怎么赚来的？”

唧唧不回答了，只是要求：

“别多说了，赶紧给我东西吃吧，我给你们钱。”

忽然又听见那种嗡嗡的声音了，一个小蚂蚁尖声叫道：

“蜜蜂，蜜蜂！你听说过这样的新闻没有！”

蜜蜂飞得更近了，答道：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听见了。别理他！别让他进窠，就象对付雄蜂那么对付他！”

小蚂蚁笑着走开了，还回头看看唧唧，说道：

“你得对大家有点儿用处才行。”

“我不会呀。”唧唧嚷，埋怨别人不了解他。

可是那些蚂蚁也好，蜜蜂也好，都不再理他了，都忙自己的工作去了。

唧唧越想越觉得委屈，他骂：

“你们这批小气鬼！问你们要一点儿吃的东西，你们都不给。就那么稀罕！你们都是些穷鬼，我知道。”

那些蚂蚁和蜜蜂仍旧不睬他，有的只笑一笑。

唧唧又大声说：

“喂！你们这儿有富翁没有？我要上你们富翁家里去。富翁可大方呢。我一去，富翁就会款待我，请我吃烤羊腿，请我吃烧鸡，还请我吃奶酪……随我想吃什么，都有！”

有一个蜜蜂嗡嗡地说：

“哼，他想在这儿找富翁呢！我们这儿又不是富翁岛。”

“什么？”唧唧赶紧问。“你说什么！什么富翁岛？”

这时候正有一个大头蚂蚁在唧唧身边走过，顺嘴答道：

“富翁岛就是富翁岛，那里尽是一些富翁。”

唧唧一听，快活得了不得：

“在哪儿？在哪儿？”

“可远呢。”

“怎么个去法？”唧唧问。“那儿挺好玩的吧？”

“我们不知道那儿好玩不好玩。我们谁也没去过。”

又有一个小蚂蚁插嘴：

“可是我们送别人去过。有人爱上那儿，我们就把他送去了。”一个蜜蜂问道：

“真的，那回那个人去了之后，写信来过没有？”

“没有呀，”那个小蚂蚁回答，“我们还跟他说来的：‘你到了那边，千万寄一个信来，告诉我们那边的情形。’可是他一直没来信。”

那个大头蚂蚁说：

“准是那边过得太好，就把我们忘了。”

唧唧叫道：

“好朋友，好朋友！你们把我也送去吧！”

于是一些蜜蜂和一些蚂蚁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阵。一个蜜蜂问唧唧：

“你真的想上富翁岛去么？”

“当然是。”

那个蜜蜂就和唧唧谈判：

“我们有办法可以把你送去。可是有一个条件，你能依么？”

“我依。什么条件？”

“你到了富翁岛之后，请你调查一下富翁岛的出产。那里气候怎么样，有一些什么植物，什么花，都请你留意一下。”

“行，行。”

“你调查清楚之后，就写一封信，告诉我们。”

“可以，可以。”

那个小蚂蚁插嘴道：

“可是你别失信！上回那个人就失了信：答允得好好的，可是又不写来。”

“我不失信，我不失信。”唧唧立刻回答。

那个蜜蜂和那个大头蚂蚁就都说，要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

“要是大家同意，我们就拿蜜来款待你，然后再送你走。”蜜蜂说，说了就飞回去了。

那个大头蚂蚁也告诉唧唧：

“要是大家同意，我们也要款待你的。”

蜜蜂和蚂蚁各自回去，和自己人商量了一阵，就各自拿出许多可吃的东西来款待唧唧。蜜蜂和蚂蚁都对唧唧这么说：

“你的食量那么大，我们款待你一次，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请你不要客气，要吃就得吃饱。只要你答允我们的事真正能做到，我们就很感激你了。”

唧唧就一点也不客气，尽量吃了一个饱，把蜜蜂所有的贮藏吃掉了三分之一，把蚂蚁所有的贮藏吃掉了一半。

唧唧吃到再也吃不下了，这才打了一个嗝儿，闭上眼睛，想好好睡一觉。

这时候聚集了许多蜜蜂，在空中盘旋。聚集了许多蚂蚁，在地上排种种的队形。蜜蜂们唱道：

“东风吹到了，
北风吹到了，”

蚂蚁们接着唱一句：

“把这胖子吹到富翁岛。”

这么又舞又唱，唱了好几遍——词儿一样，只是调子每一遍都

不同。

唧唧已经睡着了，打起鼾来了。

蜜蜂们和蚂蚁们还是舞着唱着。于是就刮来了一阵风。这阵风越刮越大，越刮越大，就把唧唧刮得飘了起来。

唧唧给刮得飘过大海，不知道飘过多少里路，就落到了一个岛上。风也停了。

这就是富翁岛。

第十八章富翁岛

风把唧唧刮得飘起来的时候，唧唧就醒来了，打了一个寒噤。

飘呀飘的，就看见了一个小小的岛，岛上有五颜六色的东西在太阳下面闪亮。

“可真美呀！”唧唧叫起来。

他刚刚说了这句话，身子就落到了这个岛上。他一看就知道：

“这真的是富翁岛了。”

遍地都是金元和银元。还有闪光的钻石。红艳艳的红宝石，夹着绿莹莹的绿宝石，扔得满地都是。有时候一脚踏下去，就会踩着许多透明的酱色石头——仔细一看，原来是琥珀。

有三个穿得极讲究的人坐在岛边上，这当然都是富翁。有一位拿金元打水披披消遣。还有一位抓起一把珠子往海里扔，听那沙沙的声音。第三位专爱玩大玩意儿，唧唧看见他有一次搬起一块五六斤重的翡翠扔到了水里，咚的一声。

他们谁也不理谁。唧唧那么个大胖子走过去，他们竟好象没看见似的。

唧唧再往里走，就看见有几个富翁躺在珠宝堆里，一动也不动。有的用一个金元宝当枕头，有的把脚搁在一株红珊瑚的丫叉上。

唧唧可真高兴极了。

“这里可好呢！不象先前那个岛那么穷。”

唧唧一想起先前那个岛，就觉得可笑。他对自己说：

“真小气！什么大槐国的！东西又不好吃。可是他们还想要请我给他们调查富翁岛上的出产呢。他们一定是想要来探险。哼，这个富翁岛能让他们来么！”

唧唧走了几步，就坐在一块金砖上休息。他看看地下，眼都看花了。他想：

“这许多全银珠宝究竟是谁的？”

忽然他看见前面不远，有一块黑玉堆成的高岩，上面有钻石镶成的四个大字：

“都是你的”

唧唧叫道：

“不错，不错，都是我的！我决不让别人来探险，决不让别人来拿走我的东西！”他四面看看，骄傲地站了起来。他走到一个躺着的富翁身边，大声问：

“喂，你是谁？你干么拿我的金元宝做枕头？”

那个人一动也不动，也不吭声。

“问你话呀，喂！”唧唧又嚷。

等了好一会，还是不见动静。

唧唧觉得有点不对头了：

“怎么……？”

一摸——哈呀，冰冷的！原来那并不是个活人。

再看看那几个躺着的。也一样！

唧唧吓得赶紧走开。

后来又一想，倒也不怕了，反倒放心了：

“他们既然已经死了，那就不能拿走我的财宝了。”

可是坐在岛边上的那三个富翁，却是活着的，而且——

“而且拿我的钱打水披披玩！”

唧唧马上向后转，又往岛边走去。

“喂，你们这三位！”唧唧一面向他们走近，一面嚷。“干么把别人的钱财往水里扔？”

他们看也不看他。只有那位扔珠子的富翁懒洋洋地回答了一声：

“没事干，无聊。”

唧唧生气了：

“这些钱财是谁的！你知道么？”

“你说是谁的？”

“都是我的。”

“好吧”那位扔珠子的富翁仍旧是懒洋洋的声调，“那就算是你的吧。”

唧唧问：

“你不眼热么？你想不想要一点儿？”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瞧了唧唧一眼，慢吞吞地说道：

“你是刚到这儿来，怪不得你这么问。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一样，说这儿的财宝都是我的，生怕别人动手。现在我可不在乎了：你说是你的，就真都是你的，都拿去吧。”

“哈呀，你这位先生可真慷慨！”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又告诉唧唧：

“我刚来的时候，还跟他们两位打过架。谁都这么说：‘这岛上的钱财都是我的！’我们各不相让，就彼此吵嘴，还想要找一个地方来打官司——不过找不到。可是到了后来，我们谁也不争执了。谁爱拿去就拿去吧！”

“那为什么？”唧唧丁着问。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看看唧唧，问道：

“你今天用过饭没有！”

唧唧回答：

“饭是没有用过，不过吃了一点儿东西——可是一点也不好吃。”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有气没力地点点头：

“难怪你不知道。我老实告诉你吧。这个岛好是好极了，又有钱，又有各种值钱的珠宝，岛上的人也都是好人——因为全都是富翁——可是这个岛也有一个缺点，你看出来了没有？”

“没有。什么缺点？”

“有这么一个缺点：没有人替我们做活。”

“什么？”唧唧大声说。“我们有的是钱，

还怕雇不到人给我们做活？”

“可是这个岛上没有别的动物，只有富翁。”

停了一会，那位扔珠子的富翁又问唧唧：

“你身上带着干粮没有？”

“没有。”

“唉，我现在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有一点点吃的就行了，哪怕一小碗稀饭也好。”

那位扔珠子的富翁说到这里，就不再开口了，躺在珠子堆里休息，半闭着眼睛。

唧唧在旁边站着看了半天，想道：

“这个人说得多寒伧！难道他真的是个富翁么？”

可是渐渐的，唧唧也觉着待在这个岛上不大方便了。

唧唧是吃饱了才飘到富翁岛来的，暂时倒还不觉得饿。可就是渴得难受。他不知道要到哪里找水喝。他听说过世界上有一种人会在地里掘一个深深的洞，就可以打那个洞里汲水。可是那一种人这儿没有。

他仿佛记得世界上还有那么一号人，会挖一个沟渠，从什么地方引水来。还有自来水，据说也是什么工人造出来的。

这些人可都没有跟着他来伺候他。

他再看看那几位富翁，他们也不再扔东西玩了，都躺到了金银珍珠堆里。

“唉，到哪里去买一杯水来就好。”唧唧说。

还不单是想喝呢。一会儿连吃的也都想了起来。

再说，住处也很不舒服。没有一间屋子。连洞也没有打一个。只能待在露天下面，一天到晚日晒雨淋的。全岛上没有一张正式椅子，要坐就得坐在元宝上面或是坐在金砖上面，又冷又硬。……

唧唧就这么待在富翁岛上，一天又一天。

那三个扔钱财玩的富翁已经饿死了，只剩下唧唧一个人。

“这许多钱财真的都是我一个人的了……”

唧唧晕晕乎乎地这么想着，就趴到了金元堆里，再也不起来了。

太阳仍旧把那满地的珠宝照得闪亮。碧绿的海水一滚一滚的，卷起一道道白边，哗哗地响着，一碰到岛边的岩石上，就散成一个个的水珠。

第十九章 乔乔和小林的消息

乔乔和小林呢？现在他们在哪里呢？

乔乔和小林还是在机车上做工。有一天，是他们的节假日，有一位童话作家就去访问他们。铁路工人们都说：

“他俩在图书馆里呢。”

童话作家一走进图书馆，果然看见乔乔和小林在那里看童话。童话作家叫道：

“乔乔，小林，你们好呀？”

图书馆馆员赶紧向他摇手。童话作家把舌头一伸，就小声儿问乔乔和小林：

“国王呢！国王怎么样了？”

小林也小声儿说：

“哈，你就只关心国王！从前有个国王……”

童话作家脸一红，说道：

“谁说我只关心从前有个国王！我才关心你们呢。真的，你们那天不肯开唧唧的列车，就把机车开走了，后来怎么样？”

“那可又是一个故事，你简直可以写一本书，”乔乔说，看了看小林。

“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别在这里说话——妨碍小朋友们看书。”

童话作家只好不开口了。可是乔乔和小林看书看得出了神，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空话作家坐在那里，觉得很无聊，就一个人走出图书馆，找那些铁路工人去了。

“大叔，大叔！”那位童话作家叫，“那天后来小林和乔乔怎么样？请你们告诉我。”

有一位年老的铁路工人就对童话作家讲起故事来。他一五一十地讲，红鼻头王子怎样做了国王，这位新国王怎样把小林和乔乔抓起来关到了牢里……

“什么？”那位童话作家忍不住插嘴，“他俩给抓起来关到了牢里？”

不错，是发生过这样的事。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包包大臣那时候向别人解释过，

“老国王和蔷薇公主在海里淹死了，唧唧少爷失踪了，这都是小林和乔乔的罪过。要是那天小林和乔乔肯给唧唧少爷开列车，就不会出事了。”

另外，还逮捕了许多铁路工人。

“因为这些铁路工人都和小林一样，那天不肯开唧唧少爷的列车。”那位站长这么说。

那时候就有海滨市长平平出来做证人，证明老国王和蔷薇公主的确钻到海里去过，还证明唧唧少爷自从下海之后就没有露过面。

唧唧的总管家吉士也做了证人，证明叭哈的确是被人害死的，还证明唧唧少爷那天坐上专车之后，就没有回过家。

皮皮和鳄鱼小姐也都是证人，证明小林从小就不相信国王的法律。

还有一个证人，长着满脸的绿胡子，叫做第三四四格。那个第三四四格证明四四格和第二四四格是被许多做工的小孩子打死的。

还有那个怪物也是一个证人，证明乔乔和小林都想要推翻国王陛下的朝廷。

皮皮还宣布：

“小林和乔乔都是野孩子出身。小林出世的时候，就好象一条野狗似的，躺在一个山谷里，后来幸亏有一位好心的绅士发现了她，才把她送到咕噜公司去做工。小林和乔乔是没有家的，只有一个寄父，叫做中麦——那也是一个不守规矩的穷汉，一定也犯过罪。不过中麦已经死了好些年了，也就不必追究了。”

那许多证人就都几里咕噜商量着，想尽法子要把乔乔和小林判出罪来。

“可是我们能让他们迫害咱们自己的人么！”那位讲故事的年老人讲到这里，就气忿忿地说。“当然不能！我们铁路工人都不答允。非把乔乔和小林放出来不可！非把抓去的铁路工人都放出来不可！”

还不单是所有铁路上的工人，就是别方面的工人也都动了起来，叫国王马上释放抓去的铁路工人们。

“立刻放他们自由！”

海滨的庄稼汉也都忿忿不平，他们说道：

“那些火车司机都是为了要救我们的命，所以那天一定要给我们运粮食。现在他们为了这件事吃官司，那我们都不依！”

别地方的庄稼汉们知道了这回事，也都叫起来：

“不许害好人！立刻把所有抓去的铁路工人都放掉！”有些教师，还有些作家和艺术家，还有些科学家，也都站出来：“释放乔乔和小林和所有被捕的铁路工人！不许把他们判罪！”

连外国都有许多老百姓的团体提出抗议来了，打电报给红鼻头国王说：

“你这么乱抓好人是可耻的。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叫你立刻释放那些被捕的铁路工人！”

红鼻头国王和包包大臣他们害怕起来：

“怎么办呢？”

本来还想拖延几天再看，可是老百姓越来越忿怒了。包包大臣只好把所有抓去的铁路工人都放出来。

皮皮对包包大臣小声儿说：

“你看那些老百姓——多可怕！我们可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

第三四四格也叹了一口气：

“唉，不久他们就得把我们赶下台，不再让我们当老板了。”

过了一会，第三四四格又说：

“唉，到那时候再说吧。反正我现在——当一天老板就得赚一天钱。”

就这样，乔乔和小林和别的许多铁路工人都释放了。

那位铁路工人大叔对那位童话作家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